

少年文學讀物

續愛的教育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孟德格查原著

林俊千編譯

少年優
良讀物
續
愛
的
教
育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前言

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已在世界出版界成為教育名著了。本書在國內，也有了好幾種譯本，讀者都熱烈地歡迎着。但是恩列珂書中主人翁從小學畢業以後，受着怎樣的教育呢？這疑問，在讀過愛的教育的人士，都在關心着；在小學時代的孩子，應該用愛的教育來感化，但是對於少年們，應採取怎樣的教法？恩列珂在少年時代受着怎樣的教育而得着良好的影響呢？意大利的名詩人孟德格查就寫了這續愛的教育。本書在意大利曾給民衆們以重大的刺激，連黑衣首相墨索里尼也從本書中獲得很深切的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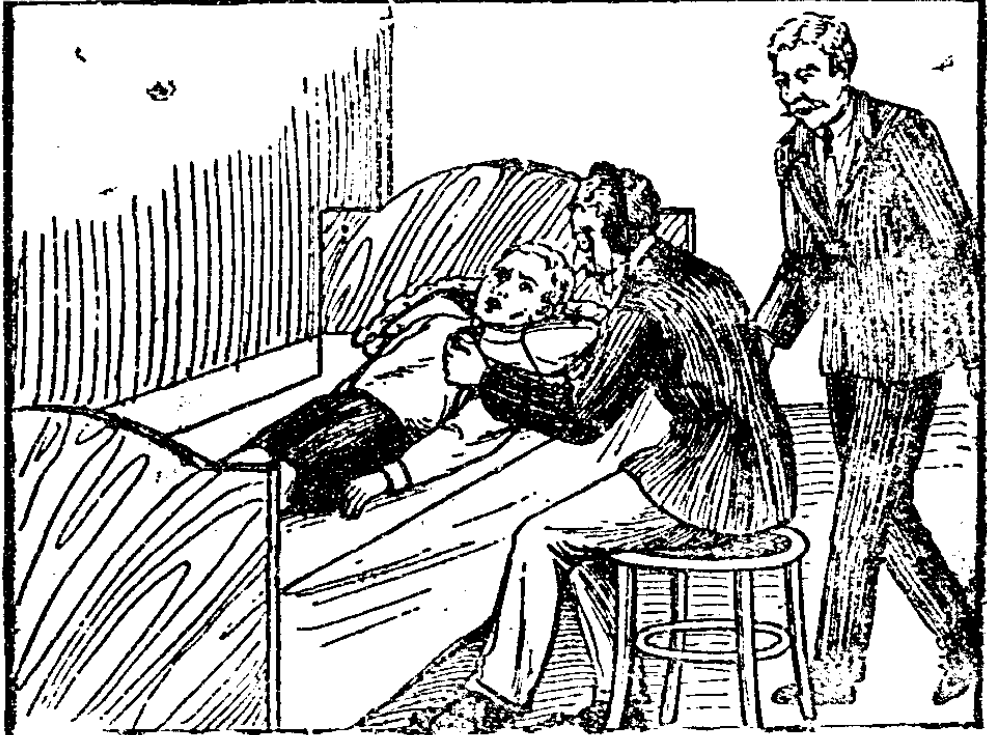
少年時代的恩列珂，受着他舅父的自然教育，意志教育；這種教育方法，是以生活為出發點，在實際的生活，施以教訓，使受教育的獲得深切的感動，這裏面所描寫的一切，都能給人生一種新的興奮，新的刺激。雖然本書是白契舅父在教育他的外甥恩列珂的描寫，實際

上却是每個少年都應以白契舅父的教訓，作為此後人生軌範的。他指示我們生活的意義，他鼓勵我們奮鬥的勇氣，他給我們指出努力的方向，他替我們創造做人的方針。在求學時代我們應採取怎樣的態度，在擇業時期我們應抱定怎樣的意志；本書都開闢了的確的道路，經每個讀者去實踐。不但這樣，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窺見世界上一切虛偽的假面具，發現社會裏層層欺詐的生活圈。本書不僅給我們許多教育上的明確指示，而且使讀者能了解如何才是整個人類的正義行動。

原著中有許多深奧的語句，或不適合我國國情的描寫，也有許多在少年時代中，還嫌生澀枯燥的理論，為少年讀者所不易了解的，我大胆把牠刪節了。以取精捨雜的方法，來介紹世界名著，或認為一種新的經濟方法，這樣我就開始來嘗試。不過，對於原著的精采，自信並無損失，惟難免不無錯誤之處，還希讀者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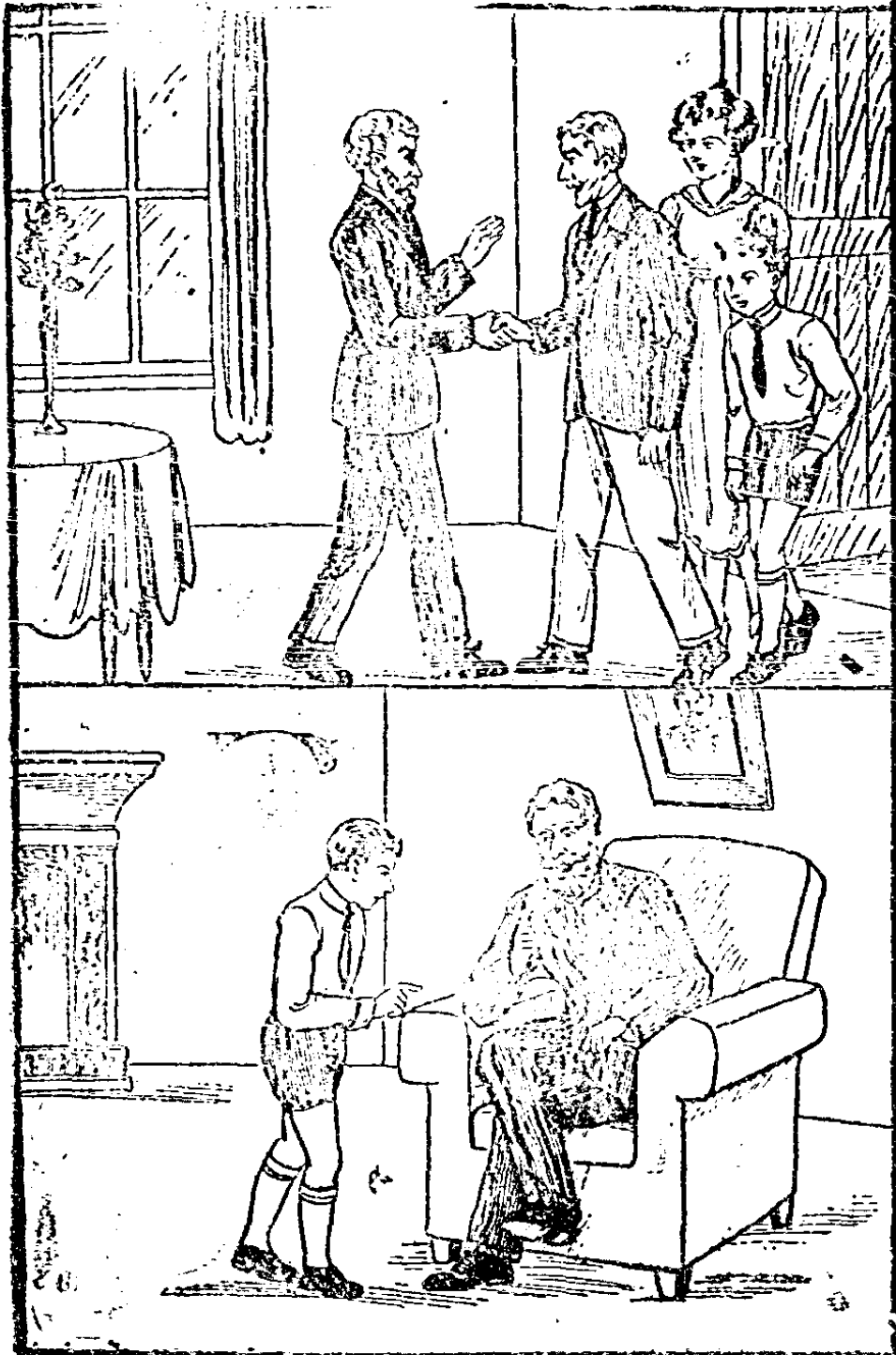
後千。 一九三九，七，於滬。

恩列珂
 從學校
 中回到
 家裏後
 常常
 孜孜不
 倦的研
 究着。
 常時讀
 到伏在
 書本上
 熟睡着
 為至。



不料學
 年試驗
 剛完畢
 恩列
 珂身體
 有着病
 症了。
 最初醫
 生診斷
 是胃腸
 加芬爾
 症。後
 來已變
 了腸室
 扶斯連
 氣管
 也有毛
 病了。

那天恩
列珂跟
了他的
父母。
一同到
他舅父
的家裏
去。



當初恩
列珂以
為不大
喜歡講
話的舅
父。現
在已漸
漸的多
講話了
。那聲
音好像
野獸的
吼聲一
樣。但
是聽去
並不覺
得粗暴

恩列珂
急急的
追趕過
去。一
邊喊着
「別跑
別跑」
當乞
丐回過
頭。看
見恩列
珂送錢
給他時
。感激
得淚也
流了
下來。



一天恩
列珂的
翻土的
時候。忽
然把泥
插裏。恩
道：「呀
！這裏又
看一篇
好文的
活課教
。你科有
。你教有
。你道健

恩列珂的舅父說道：你坐着吧。我還有話說哩。我此刻雖睡在屋子裏，却宛如見到五大洲相彷彿。



有一天恩列珂在岩石上，獨坐着釣魚的時候，忽然聽到背後有喧擾的吵鬧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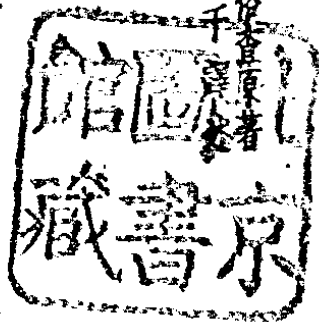
少年
讀物 續 愛 的 教 育

(一)

愛的教育，是全世界人們所愛讀的名著。書中主人翁恩列珂，也是全世界人們所熟悉的好孩子。他受着父母和教師的教育，純潔地成為少年了；可是，這位小學畢業後少年，有怎樣的遭遇呢？怎樣經過他的少年生活呢？下面便是恩列珂在愛的教育時代以後的生活故事。

恩列珂從進了中學以後，非常用功，什麼學科都歡喜，尤其是對於地理和歷史，更使他上癮。而且感覺到在學校裏所得到的還有些不足，所以回到家裏，找尋大人們所讀的地理歷史書，一直讀到深夜。這些書，雖然內容很艱難，常使他有不瞭解的地方。但恩列珂忍着困難，孜孜不倦的研究着，常至讀到伏在書上熟睡着。

王德林
林俊千
著



228382

父親知道了這種情形，曾對恩列珂說：「你不要用功過度呀！昨晚你又是伏在書上直睡到天亮。用功原來要緊的，但如果沒有節制，却對於身體，也有損害的。身體弄壞了以後，一切用功所得的，便全成泡影了，結果和懈怠便沒有分別。你現在剛是十四歲，正是一個血氣旺盛的少年；在這時候，只顧一味讀書，甚至伏案熟睡，將來身體一壞，終身便成廢物。我聽了你的先生，讚美你在校中的功課做得很好，固然使我快活，但若因此而使你的身體弄壞；那我甯願你能健康地成長起來了。」

恩列珂也覺得不錯。

父親又對他說：「恩列珂，夜裏好好地睡覺，在白天用功吧；晚上八點鐘就去睡，次晨太陽未出時便起床，這樣也可以用功的。」

恩列珂便依了這樣早眠早起的約束。但是他依舊了不得地用功着

，對於運動是毫不注意。後來連先生所不知道的歷史書上的事，列恩珂却早已知道了，同學們都很吃驚。先生也很高興。

不料，學年試驗剛完畢，恩列珂身體有着病症了。最初，醫生診斷是胃腸加芬爾症，後來據說已變了腸室扶斯，連氣管也有了毛病。三四個星期中，只能飲些牛乳，睡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這樣挨過了兩個月後，勉強能夠起床了。恩列珂拿鏡一照，那瘦削蒼白的臉，幾乎連自己也不認得。想上樓去，但跨在樓梯上，就站不穩腳步，眼睛也發暈。卧在床上的時候，一受着冷風，就起咳嗽；連打呵欠時，好像下巴會脫落的模樣。

「唉，身體竟弄得這樣糟，真是沒趣呀！」恩列珂這才明白了。

他繼續在病牀上躺了一年光景，還是沒有跳起身來的力氣。有一

天，恩列珂想走到庭間去散散步，忽而接連起了三四度的咳嗽。他像老頭兒一般，灣了腰，把手帕抵在口頭喘着氣，咳嗽著。

等咳嗽停了以後，拿開手帕來看時，真使恩列珂吃驚了。不禁使恩列珂害怕和傷心起來，眼淚簌簌地流着。

「把這手帕給母親去看看吧！」可是他又想到慈愛的母親，看了這手帕時，不知要怎樣的驚慌哩，把手帕拿到父親的跟前去了。

父親看了一下，笑道：「不要緊，這是鼻血呀！」

父親嘴裏雖然這樣安慰恩列珂，但心裏似乎也有些不放心。便請了個名醫來給恩列珂診察。醫生也說：「這不必担心的。不過，肺部略弱。但是到十八九歲時，說不定真會變成肺病的。」

「怎樣？恩列珂！如果身體壞了，一生也完啦！索性把學校暫時停了吧，去和大自然做朋友去；這樣，身體一定會漸漸健康起來的

。』父親在醫生走了以後這樣說。

恩列珂這時也深感身體的重要，就回答道：「好，就這樣做吧！不過，學校的功課怎麼辦呢？」

「目前只好休息一下再說，這樣的身體，是不能用功的。許多偉大的人物，都也曾長久和山及海做過朋友的。阿拉伯的謨罕穆德，是跟着沙漠做朋友而長大的；意大利的格里勃來，第是跟海為友而生長的；他也非修習這種偉大的功課，養成健康的身體和精神不可的。」

「那麼，我到那裏去呢？」

「你還沒有到過桑·德連寨吧？你有一個舅父住在那裏。據說，生長在那邊的人，都有八九十歲的長壽。你就到那裏去和海及森林作伴吧。並且，舅父是做過船長的，全世界的事情，他也很熟悉，還知道許多好的故事。你雖然暫時丟開了書本，但有海和森林做朋友，有

舅父做教師，要比在校中用功更幸福更快樂哩！你要明白，沒有打得倒鬼和海龜的身體，是不可能成為偉大人物的。」

當恩列珂的舅父做船長的時候，差不多每年到恩列珂的家裏來一次。來的時候，總帶來許多禮物。印度的木實呀，日本的小盒呀，奇異的貝殼呀，各地的玩器呀；還有遠處的海產物呀！可是，自從舅父辭去了船長的職務以後，就安居在桑·德連寨，不常來恩列珂家裏，恩列珂也不曾到那裏去過。舅父因為沒有子女，聽得恩列珂要去的消息，便很快樂，每天在盼望恩列珂去。

恩列珂跟了父親和母親，到了舅父的家裏。舅父家裏的房子很大，從窗口就可以望見海和森林的景色。

舅父看上去好像是個不大多話的人，態度也有些生硬的樣子，他看見恩列珂後，就招呼他。「呀，我以為你總是獨個兒來的。」

父親母親殷勤地把恩列珂託付給舅父，又戀戀不捨的叮囑恩列珂說，以後當常時來看他，又叫他把日常生活的情形寄信回家來。舅父却露出不愉快的神色說道：「路又沒有隔得怎樣遠，何必這般關心呀？就是不寫信，只放大了喉嚨喊一聲，也是聽得到啦。恩列珂！我一定接受你父母的付託，把你養成一個洵得過太平洋的強健水手吧！」

恩列珂雖然離開了父母，但他並不覺得寂寞。他還是有生以來初次到海邊，一切都使他驚異。

海水浩浩蕩蕩地滾着，把青黑的水面，浮得很高。勢如萬馬奔騰的巨浪，忽然砰然四散，變成無數的白珠，又忽然滾滾泛濫起來，合成一朵大得怕人的水花，把海面捲起好幾丈高來。意大利的軍艦，衝着這些巨浪進行着，只覺得海面起伏不停。隆隆的大砲演習聲，不斷

地從要塞方面傳來，震得玻璃窗也發顫。走到海邊去瞧，漁夫們正在曳起漁網，魚在網裏，被太陽光輝，照得全身亮而發光。

不但是海，甚何地方，在恩列珂的眼裏看來，都是很好的風景。時節雖已初冬，但太陽仍是溫暖得很，沒有遇見一次濃霜的早晨。

有一天，母親從故鄉託里那來信，告訴恩列珂，說家鄉的山地已經降雪了，可是恩列珂的新宿處中，唉，澄青的天空中，耀着溫暖的太陽，甚麼樹葉都還沒有變色，整年都好像是春天。

當初恩列珂以為不大喜歡講話的舅父，現在已漸漸多講話了。那聲音，好像經過大潮鍛練的海獸的吼聲，一開口，就像巨浪在怒吼。可是聽去並不覺得粗暴，凶惡，這是一種男性勇敢而和平的語聲。恩列珂也很喜歡舅父這樣的豪爽。

舅父的性情雖然躁急，時常發怒；但事情一過，却立刻仍回復柔

和了。他的眼睛裏，時常射放着怒潮或柔和的光耀，令人起無限欽仰的感覺。他的皮膚，被太陽晒得和紫銅的顏色差不多，臉上也滿佈着深溝似的皺紋。看上去有些可怕，但如果仔細端詳以後，在那些強毅的臉上，却充滿着慈祥，彷彿一頭老年的善良的獅子。

一夫，恩列珂跟着舅父到鄉野路上去散步。一個瘋了手的乞丐向舅父乞食：「請你施些吧！」

「懶鬼，滾開！」舅父的聲音，好像起了一個霹靂。

那乞丐嚇得臉色也蒼白了，像一頭沒命的野狗，奔跑開去，但是，舅父却又拿了一個半元幣，塞在恩列珂的手掌裏。「去吧！把這銅元給那乞丐；那是一個可憐的人，而且一隻手已經瘋癱着了。」

恩列珂急急地追趕過去，一邊喊着：「別跑，別跑！」

當乞丐回過頭，看見恩列珂追着送錢給他時，感激得淚也流了下來。

來。跪在地上，不住地磕頭叩謝。

恩列珂覺着舅父的心境裏，是有激怒與柔和二種情感交錯着，他覺得舅父是一個以這兩種性質為基礎而成就的人。

又有一天，舅父在露台上晒太陽，來了四五個男子，鄭重地來請求他做個募集慈善經費的發起人。舅父吩咐女僕，回絕他們說：「我不知道這種事，回覆他們快回去。」

可是來的人們，仍舊要求和舅父見面，請他捐些款子，以作倡導。舅父立刻跑下樓去，憤怒地說道：「討厭的東西！連晒太陽也得不到自由！想從愚笨人的口袋騙出錢來的慈善事業……要知道我也不會上人家的當的。行慈善，我自己會去做，用不着別人來勸的，明白了嗎？你們不曾明白了？要是明白了，那麼就請快些走！」

那些人們，良心還沒有完全毀滅，經這樣一喝，彷彿狐狸精顯出了原形似的，便膽戰心驚的溜走了。據說：舅父以前曾在某處捐過一筆大款子，大概這些人們，知道了以為有機會可來，所以來行欺騙手段了。

經過這次事情，恩列珂才知道世界上也有藉着慈善事業騙錢生活的人。

從每次散步時，恩列珂知道舅父是常被當地的人們愛慕而且敬畏的。當一般鄉紳們遇見舅父時，他們都是誠摯地向他行敬禮。而那些孩子們，却都半數歡喜地和舅父親近，一般人常常叫舅父是「船長」或「騎士」，但舅父却打趣着說：「那裏的話，我不是和大家一樣用腳在走路？」地方上被稱為最上流的人，除舅父外，還有一個教師，一位醫生，和一個藥劑師。但他們却在背後稱舅父為「野蠻人」，或

「哲學者」。見舅父動怒時，說他是「野蠻人，」見了深情的舅父，却說他是「哲學者。」

恩列珂想：「不錯，舅父確有像野蠻人的時候，但這也正是他的好處，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魄力，舅父雖有着真正的智慧，却不能把不正的，卑怯的辟除的力量。也因為如此，舅父才能給他人又稱為哲學者。我跟着舅父學哲學吧，學生活的哲學吧！」

(二)

有一天，舅父對恩列珂說：「你想在一年內養成強健的身體嗎？但是，如果以為安閒地養着，能夠健康，那是大錯了。安閒只有對於身體有害。要身體健康，首先得把精神也使之健康。因此，你以後得在我的露天學校中學習新功課。」

舅父吁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你現在已把學校的桌椅和教科書

暫時拋棄了。你以後的桌椅，就是庭院中的石頭，或是海岸邊的岩石，我就做你的先生吧。我不教你背誦，教科書不是完全能夠教成一個極有價值的人物。你有着兩隻好眼睛，你可以用牠去看世界，你有一顆好心，你也應該用牠去思考一切。——我在還未能讀書的時候，就到船上去做侍者；我沒有誰教導我。所有的智識，都是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思考；一切都是憑自己的力量所獲得的。」

「話雖如此，我也並不教你看輕學校裏的教師和書本。不過世界上有不是學校裏的教師和書本，所能教的世界；那就非得自己去學習不可。學校的教師把人應該走，或不應該走的路指示我們，但是，走的時候，仍然憑着我們自己所有的一雙腳。不過，也不能說，只須憑着我們所有的腳去走就行；還得留心着同路的伴侶，注意從反對方向走來的人，要顧到路旁的田野和森林，要遠望那地平線上的遠山，注

意着正確的方向。我和學校裏的先生不同，我只能把好事情告訴你。我回想自己，曾受到這種事情的益處很多，所以對於你也不能說沒有益處。」

「每個人應該有思考怎樣去生活的頭腦，和實際去生活的手段；這些全憑我們從廣大的活世界去體驗去研究的。無論大地上的某一角落，遇見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變成自己所得的活學問；自然是一切智慧之母，也是教師的指導者。舉個例說，我看我所種的六株松樹，那山路上的五棵，多麼繁茂，另一株，因為沒有適當的種植地方，只得種在斷崖的草叢裏，但是却貧弱得很。雖是同樣年齡，同一種類，同一時間種植的松樹；因為環境不同。所以生長出來的樣子，也完全兩樣。人也是如此的，只要教育不同，就和松樹一樣生長的有不同的了。」

「你就以松樹為題，做一篇感想的文章給你的母親吧。你告訴她，舅父第一次教你的功課，就是松樹的談話。」

差不多一生都在海上生活的舅父，對於海事，那是可以說非常熟習的了。舅父除了教恩列珂吸海的空氣，和駛行海船以外；也教他同在自己的田園中工作着。恩列珂也得着不少關於植物上的學識。

一天，恩列珂幫着舅父翻土的時候，舅父忽然把鋤插在泥裏，用手拍了拍腰說：「看呀！這裏又是一篇很好的活課文，也教你科學，也教你道德。」

「我今年夏天，耕好了地，一時想不着種什麼好，忽然記得在書室中有一撮從拉鮑尼亞帶來的大麥種子，就拿來試種。——拉鮑尼亞在歐洲北部的盡頭，是連一株樹也不生長的冷地方。那地方一年中有九個月是夜，而接着有三個月全是白晝。這三個月中，天氣是很暖的

，水也溶解了，草和灌木，也轉眼就長大起來，匆忙地開了花，立即結實而成熟。這帶奇怪的地方，總名叫做拉普萊特。那裏所產的穀類，只有大麥。也是在短時間內生長，立即結穗。我覺得把這種麥種拿回來種植，也會很快結實成穗。果然，今年夏季一試，居然使人驚奇不置。原來從下種至收穫，總共不過費了五個星期的時間。以後，我便試種下去，而且也叫我後代的人仍舊繼續種下去。」

「現在你瞧，放在那場中的麥桿，結得真好的穗呀！但是你以為無論經多少年，都會生長得這麼迅速，有這樣好的收穫嗎？我覺得不會的。將來一定要緩慢下去，甚至和我們的麥種一樣。我想，這是給予我們一種很好的教訓啦。」

「第一，植物是適應着氣候而生長的；第二牠們有巧妙的抵抗力；如果在拉普萊特的大麥，也和我們溫帶中的大麥一樣，生長得很緩

慢；那麼，未結實前，早給寒冷所摧殘了。所以牠們為抵抗寒冷，不得不生長得格外迅速。人也是一樣，你瞧，普通所稱的神童，他們大概不是長壽的。另一方面，你也應當想到習慣成天性的問題。拉普萊特的大麥，把習慣傳給他的下一代。在寒冷氣候中，牠不能不把迅速生長的習慣，傳襲下去；但是，如果牠們在溫暖地方處慣了，自然在習慣上，生長也逐漸遷緩起來。我們的教育環境，能改變我們的好壞，而且我們所得着的善與惡，也可以遺傳給後代，我們的一舉一動，一直可以影響到無數代的子孫。——恩列珂，你現在年紀還小，不能了解我的意思；但將來如果在嘴唇四周都生滿鬍鬚的時候，想起了這大麥的談話，一定會把所思考的結果去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

恩列珂聽了舅父的話，那顆小心裏，興起了無限欽慕和向上的心，更覺得舅父的偉大。

隔了幾時，舅父蹲在庭園的小徑上，很有興趣在拔草。恩列珂靠在大石上望着。望見舅父工作的興致，不禁奇怪起來，就喊着：

「舅父，你覺得拔草是很有興味的嗎？」

「是的，有趣得很哩！我正和小草們在談話，來吧。我還和螞蟻在談着話，好奇地阻止牠們的行列，這種紆緩的工作，正可以利用來作思考的。」

舅父說着又俯下身子去，微笑着。一會兒，又抬起頭來。

「喂！恩列珂思想真是瞬息萬變的；我真覺得書中，真不可沒有『植物的教訓』的一章。喂，你想聽我的意見嗎？來，我來告訴你。」

「噢！」恩列珂即刻快活起來，從石頭上跳下，跑到舅父的身邊，兩人在小徑旁邊，談起話來。

「你看，這條小徑中，我雖未下種，但却有三四十種小草，得其所哉地生着。這是狗尾草，這是毛茛。像這類小草，只要一度拔去，就不會重生。如果風從別處吹來種子，那當然是例外。可是，另外有幾種頑強的傢伙。這就是大麥，還有那開黃色小花的夏水仙。你無論怎樣拔除牠們，可是不久立刻又會抽出芽來。像大麥，只要有一枝根苗留在泥裏，就馬上會抽芽而生長起來。像夏水仙，常有六個以上，甚至有二十個也難說的球根，散伏在地土中。像這些球根，你把牠拔除幾個，對牠真是無濟於事。不久，立刻又發芽而生長起來了。還有那無花果樹下的石刁柏，也是一種生活力很強的草類，你今年拔除得很乾淨，但是到明年時，牠又會從泥土中鑽出牠的身體，向你打招呼了。——從這幾種小草中，對於我們暗示着一種道德的教訓。牠們具有一種堅強抵抗力，生活力。牠們的根生得深，而且分佈得多，對

有隱藏力，使人們不容易撲滅牠們。因此，我們要戰勝人生道上的不幸，也得把知識的根，情感的根，伸張在深遠的地方。能夠這樣，就是偶然過着摧殘我們的，但過後我們仍能生存，繁殖。」

「深根的植物，雖不能一時吸收許多水分；但牠們却能把水分吸收了而潛藏在地土的深處。縱受着強烈的陽光的榨逼，但仍能用牠潛伏着的力量抵抗，不至枯萎。珂列恩，你在長大時，也一定會覺得我的話是有着意義的。」

(三)

有一天，恩列珂跟了舅父出去遠足，出發的時候，海風緩緩地吹拂在身上，覺得很舒服，但當到了里格里亞時，天氣變了，天空是灰暗了，海面也是暗黑得很。等到了鮑脫里海岸時，舅父對恩列珂說：「喂，在這裏休息一下吧！」

這裏可以給人們坐的岩石，附近却沒有。只有一塊被海水衝擊成滿着孔洞的岩石，彷彿是一隻天然的坐椅，恩列珂坐在上面，覺得很舒服，望海岸邊被海風掀起的黑浪，掠逼石岩呼嘯着。天空的雲堆，隨着風的旋動，偶然露在頭頂上。微明的目光，也在海面上顫動着。雲一遮掩，水空都是暗淡無光。在這忽明忽暗的閃動中，舅父凝神着這變化，幾乎不曾瞬息過。恩列珂細看舅父的眼眶，似乎在閃動着一種異光，彷彿在回憶什麼事情一樣。他正想念的時候，舅父忽然發出一種歎息的聲音。

「舅父，怎麼啦？」恩列珂問：

「唔，對了這種情景，使我想起了五十年前的事情。恩列珂啊！舅父幼小時候，也好像今天一樣，怕也在這塊岩石上坐過。想起來真使人難堪。那時，我在幾個月中，接連着父母都去世了，因此，雖然

只有初小二年級程度的孩子，不得不輟學，跟着父親的堂兄，到十九日海程的泰爾泰那輪船上去服務，那是行駛黑海中，運輸食糧的。我記得了，那時剛是十歲，坐在這塊岩石上想着，所想的，並不是害怕航行的寂寞，也不是為了對於父親堂兄的生涯不安甯；而且回憶着那日早晨訪問着唐愛勃立司脫的經過。那時候，牧師因為我要遠離故鄉，所以對我說，要到他那裏去一次，他預備給我一點禮物。在我未去以前。我是猜想着，不知牧師將要贈給我什麼東西。等我去了以後，牧師很高興的招待我，還請我吃茶點。但那時，我的腦海裏，對於這些款待，却毫不在意，只在希望快些把禮物給了我，使我也可以明白他究竟給我什麼東西呢？等了許久，他並不拿出東西來，我以為他不過和我開玩笑吧了，誰知他竟給我一件意想不到的東西啊！」

「我們喝了茶以後，牧師就對我說：「我很窮，不能送你時計，

也不能送你貯滿財寶的錢袋；但我却真誠地給你一件好的禮物，比時計，比金錢還有價值的教訓吧！你如果能依着這教訓去實行，那麼，你將來回故鄉時，倘若我還健在，你一定會感謝我的。你的父親如不去世，他一定會犧牲一切，使你繼續求學，希望你將來做一個出人頭地的人。但不幸，你只十歲，却已做了孤兒。從此，你要遠離故鄉，去飄泊到海洋中，流着汗去換麵包吃了，不過，你不要因為這樣而灰心；做水手，將來也可以做船長，有志氣的人，總能成為偉大人物的。任何職業，都不足恥；只要用着自己的能力去學習，才是寶貴的教訓。我贈給你的禮物，就是這個：最偉大的學問，就在把自己所可能的，儘力去做。你從明日起，每天早晨起來，立誓在一天中做三件好事；到晚間睡時，反省一下，有沒有實行過。這樣，你的一生，就會沒有一天浪費了時間。你能夠這樣，就不必進學校，受先生的教導了。

。』恩列珂，牧師這時已流下眼淚來了。但我却覺得，牧師說了這一大堆教訓，當時不如給我幾枚銀幣來得好。我還憎厭牧師的吝嗇。但是第二天，我走到這岩石邊來了。說也奇怪，我却回想牧師的教育起來。結果，我決意照着牧師的話去實行，直到現在，我還是依着這話去做的。如果忘記少做一件好事，晚上就不能安睡。」

「我遵從了牧師的教訓，曾每天搜求，足使自己身心和知識完全的三件事。在剛到船上服務的幾年中，連讀一冊書的工夫都沒有。過着好幾年以後，才略略得了些自由娛樂的時間。可是，我除了讀小說外，什麼書也不曾讀，我讀歷史，文學，哲學等書，還是以後的事。現在想起來，哲學書覺得最好，因為他就是我每天心中想做好事的材料。哲學給予我最好的教訓，就是要人們的身體，感情，思想，這三件相互平均而調和，如果其中有一件比較錯，那就不能成為完全幸福

而善良的人。一個完全幸福而善良的人，就必要有健康的身體，有良善的心，有辨別理智的頭腦。只有善良的心，或只是頭腦好，都是不夠的。僅有好心，彷彿一隻帆船沒有舵；僅是頭腦好，却像船有了舵而缺少帆。這樣的船，一遇到風浪，就撞到岩石上去，或觸在岸而無法行駛。」

「我不忘記牧師的教訓，每天努力着，增進健康；把心弄好；鍛鍊理智的頭腦。恩列珂，你今年是十四歲，所以從明年一月起，也非養成每天行三件好的習慣不可。」

恩列珂專心聽着舅父的話，覺得生平從未聽過這樣的教訓，不禁暗自慚愧起來，他以為學問，總是要靠學校裏教師教導的，父母督促着複習的；不料舅父却指示你一條新方向的道路。他宛如走入別一世界中，心裏不知在怎樣的思考，後來，終於捺不住了，便向舅父問

着：

「舅父，一生一世中，每天也都要行三件好事嗎？那一年不是已經有着許多好事情了嗎？我覺得一年能夠行一件好事，已經是不得了啦！」

舅父突然說：「一天三件，一年就可以做一千零九十五件，閏年多一天，就可以做一千零九十八件。這算多了嗎？好的人一天裏面，至少也得做二十件以至三十件好事哩！待朋友親戚，做正當的工作，和藹待人，令人快樂，犧牲自己，學習知識……不知怎樣才說得完。可以做，應該做的好事很多，只做三件就怕難嗎？」

「照舅父這樣說，一些不錯。只是我從未這般實行過，所以不很明白。」

「是的，我要告訴你，使你明白的。我先給你預備一本簿子，只

是一個月份的善行錄。你看了以後，如果需要變更，就憑你自己去變更吧。只要有一個月份做例子，以後就可以由自己去決定工作了，唔，你且去試行一下，預定實行的已實行了，或者還沒有實行，一一記在簿子裏。到將來年老時重複翻查起來，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紀念品咧！你一生的善行錄，是你美德的遺跡，也就是你的年譜。世間上最偉大的人物，也最不能缺少這類的人物，那就是行了善事，作着高貴的犧牲，而姓名不入在史冊上的人物。你當老年時，翻閱一生無名英雄的事蹟，心裏真不知將怎樣的快慰呀？」

「我把牧師那裏得着的教訓，就轉贈給你吧！」

「好的，我願意試行的。」恩列珂決心地答覆着舅父。

幾天以後，舅父把一月份應作的好事情，依日期一一給恩列珂預定，但從二月到十二月間，却一件不曾寫。恩列珂拿來讀着：

一月一日——自省身體的缺點，自省品性的缺點，自省頭腦的缺點，如果不明白缺點在那裏，就去問舅父吧！

一月二日——把昨天想過的事，今天反過方向來思考：身體上的優點在那裏？有什麼高尚的精神？自己的特長是什麼？無論是誰，對於自己的優長，很能知道的，但是應該把自己的優長擴展到兩倍以至十倍時，才值得自停。

一月三日——昨天我的堂兄到凱爾必那山去，一小時半就回來了，我今天也要去試登一下。前天，乞丐向我討錢，我那時正要去看戲，覺得他討厭，管自走了，今天，如果再遇見他向我討時，我就多給一個銅元吧！前天我自省自己的缺點，覺得記憶力最壞，為練習記憶力起見，我要記熟但丁地獄篇開始時的文句。

一月四日——早晨一醒就起來。今天寄一封長信給母親。熟記意

大利的主要河流名稱和牠們的流域。

一月五日——我今天一定吃菜蔬，無論味道怎樣不好，也得忍着吃。今天和附近孩子們玩，決不做壞事。記熟亞爾柏斯山和亞柏那山的主要山岳的名稱。

一月六日——到司潑契去遠足。爲了昨天不應對舅父動氣，今天停止遊戲。把歐羅巴洲的地圖輪廓，在腦中憑空描畫純熟。

一月七日——剪除指甲，昨天和小朋友玩時，因爲指甲裏很髒，弄得非常難爲情。摘兩個檸檬去送那貧窮而又卧着病的美亨的母親。熟記馬可勃羅以至斯丹萊等世界有名旅行家的名字。

一月八日——湯喝得太多，肚中漲得難過，今天只喝八分就中止。對人談話，用和氣態度的。就從前讀過的書中，把愛讀的書的意見和感想寫出來。

一月九日——注意我腕部的運動，因為我一想足部的運動比腕部多。再像上次一樣到公園中去散步，思考父母親的事情。把我國山脈和海岸在腦海中描畫出來。

一月十日——脫了褲子和襪子睡覺。今天想什麼方法使舅父高興。把拉丁文法文，德文各翻譯一頁。

一月十一日——食物中那一種最有營養的，問舅父去。寫出自己愛友的名姓，比較自己愛朋友的程度。我的算術程度很不好，今天非解答出兩個算題，決不先去遊戲。

一月十二日——查考出果物和蔬菜能使人體強進健康的原因。我為什麼和老友勃里語交惡，究竟誰的錯誤。我所知道的一切功績中，那一件最偉大，把原因寫出來。

一月十三日——舅父說我早起早睡是最困難的，我從明天起，一

定比舅父起得早，却和他同時睡。今天我在勃里諾家裏等幾小時，他傷脚卧病，是十分可憐的。我所知道的歷史人物，誰是最偉大，寫出理由來。

一月十四日——我跳躍確比別人壞，非學好不可。教船員樊朝的兒子讀法。描畫地圖上第一幅世界全圖。

一月十五日——研究為什麼水，葡萄酒，啤酒對於人體的影響。我最喜歡的是什麼，無可無不可的是什麼，憎厭的是什麼，把這三類東西分別出來，有沒有不憎厭的東西。翻譯推·特里培亞的第一頁。

一月十六日——昨天從別人那裏偷吸了紙煙，結果很不舒服，我懊悔做了不該做的事，以後決不再吸。柯司但查來了信，半個月不曾答覆她，此外決不再做這樣失禮的事。把法文用拉丁文來翻譯一篇。

一月十七日——為什麼冬季比夏季容易受感冒？出汗後何以感冒

容易全愈！把這事去問醫生。誇張自己的惡習慣，應該改掉。把舅父的別莊，用鉛筆練習寄生畫。

一月十八日——查明疲勞必須休息，休息時仰臥最舒服的理由。昨天失約教樊朝兒子的讀法，今天一定拿兩陪的時間去補足，並向他道歉。默講亞歷山大曼沙尼的瑪爾克代亞歌全部。

一月十九日——喫東西，務必細嚼，也決不因腹飢而吞嚥。對我親近的人，更須用和氣的態度談話。默講愛那伊特第一章歌四頁。

一月二十日——為什麼按時進食有益健康，進食無一定時間妨害身體，把這問題向醫生問清楚。教人讀書，雖然他的記憶力差，也不應動怒。把司勃契海灣風景，用文字描寫了寄給母親。

一月二十一日——上山坡時，何以呼吸急促，心跳動得厲害，記出原因來。昨天做了幸災樂禍的事，真不應該，今天必須去道歉。關

於天空中所見的星座，請舅父把重要的指示給我。

一月二十二日——昨天把舅父給我的錢，獨自買水果吃，也不分給別人同吃，弄得吃飯時不想吃。我真是小孩子。今天我有了食物時，一定要分給大家同吃。月亮初上地平線時，看起來比在頭頂上時要大些，把原因去問舅父。

一月二十五日——我的左腕力氣比右腕小，從今天起，一定要多用左腕的力，使其力量平均。常常給母親寄信。我國因了愛麥奴愛里，馬志尼，卡華而得到了多少幸福，簡單地記述出來。

一月二十四日——比我長大二十年的船員樊朝，却能在水平線的彼岸，分別出船影帆影，和桅桿的搖動方向；我以後也要多觀察遠景，來練習目力。據說有個人因過去跟人打架而受了徒刑，現在人們都輕視他。其實這人心地並不怎樣壞，給人輕視是枉冤的，我們應該幫

助他。記憶我國主要的都會和人口的數目。

一月二十五日——我不該反對舅父叫我着絨襯衫的意見，今天我問明了絨襯衫的功用後，如果確有益處，就當重行穿上。今天來考慮舅父對我所說：「正直者的愚笨，比凶惡者的狡詐勝過百倍」的格言。帶了時計去查測桑·德連寨的潮汐。

一月二十六日——我已養成了七時起床的習慣，以後要提早半小時。嘲笑他人的惡習慣，我一定不使其養成。查明亞美利加土人被稱為亞美利亞印第安人，安契爾羣島被稱為西印度羣島的原因。

一月二十七日——去問醫生，為什麼貯水槽中的水，比噴水來得甘美而適宜於胃腸。考察人喜歡吃動物的肉，而見動物被殺却又難過的矛盾心理。查考出重瓣花的植物不會結好果實的原因。

一月二十八日——每晚來練習左手寫字，預防將來偶然右手不能

執筆時的痛苦。昨天醫生的兒子怪我把他的惡行去告訴他父親，其實全是他誤會了。今天應督促他反省。默講亞歷山大，曼沙尼五月五日的詩歌。

一月二十九日——練習不用枕頭睡覺的習慣。這三天裏，我每晚反省一下，我有沒有比普通入好的行為。

一月三十日——請舅父設法，試和船員巴拉查去共同生活，練習一下船員的生活。我必須有勇氣去喝止說我國壞話的人。記着海風的種類和名稱。

一月卅一日——今天是一月中試做好事的最後一天，反省一下一月來的成績，什麼事是使自己身體強健的，什麼事是修養自己精神的，什麼事是培養自己智能的？

(四)

有一天，舅父忽然說：「街上有什麼響動，恩列珂，你不跑去看嗎？」

恩列珂依了舅父的話，跑到街頭，又喘着氣奔回來。「舅父，快啊，那空地上，有小孩被狗咬傷了。」

「那麼，快去呀。」恩列珂在前面，舅父跟在他的身後。他們一面走，一面聽得街上每家人家都打開了窗子在探詢，知道有瘋狗咬傷了三個小孩，全街都充滿着驚異的空氣。

舅父飛也似的奔到空地上，那裏噴泉的前面已擠滿着人，都抱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神氣。舅父擠進人羣中，大家讓出一條路來。三個孩子在那裏哭，旁邊的人却並沒有誰去動手救護，只是擁在一堆呆望。

這三個孩子，看上去好像是漁夫或船夫的小孩，衣服很襤褸，最長的一個，約模十歲光景，身體瘦弱得很。在這初冬薄寒時節，還赤

着一雙腳，穿着粗布的短褲和絨布小衫。其次的一個約模六歲，最小的一個約模四歲，他們的衣服還清爽，靠近了哥哥，哭得死去活來。一個臉上流着血，一個傷了腕，另一個好像傷了腳。

當舅父擠進人堆以後，周圍的喧譁，立即靜止下來。在這一剎那間，恩列珂領悟到社會上雖有千萬人在喧鬧，到了無法可施時，因着一個人，或一件東西的聲音，就可以把秩序恢復的。

「什麼時候被咬的？」舅父問着。

「在三十分鐘前。」有人答着。

「醫生呢？」

「醫生到別的村鎮去了，不在這裏。」

「非設法救活不可。但狗在那裏呢？也許不一定是瘋狗，誰曾看見過狗的？」

「我曾看見。當時他們在這裏玩，忽有灰色的野狗垂着頭衝過街去，孩子們見狗來了，忙用石子擊牠，可是那狗也不叫，就跑上去，向年長的孩子咬着，又把另兩個孩子撲倒，把他們的手脚咬傷。等我拿了棒來趕，那狗已逃去了。但是在這鎮上，向來就沒有這樣的狗的，肉店主回答着。」

「哦，這也許是瘋狗呢！趕快到藥店去，叫他們預備好熨鐵。」舅父說着就拉着那兩個較幼年的孩子，恩列珂也拉着最大的孩子的手，急急地前進，羣衆也紛紛跟在後面。這時，忽然有一個老年人，擠到前面來。

「怎麼啦？這真是……唉，要當心的！」一邊說一邊撫摸着那最幼小孩子的頭。「船長……唉，多謝你呀！我是孩子們的祖父，他們的父親現在下漁船去了。母親也爲了去賣昨天所捕來的魚，不在家

裏。

「要趕快呀！此刻非馬上救治他們不可。」舅父急急地帶了孩子進藥店，把喧擾的羣衆趕在門外，又急急地和藥劑師一同燒燬鐵。

這時，有人敲着店門，慌張地叫着：「請開門，是我呀！孩子們的母親德亞特拉呀！」

她進來以後，把各個小孩的衣服整理了一下，又吻着他們的傷處，悲痛地合着掌祈禱着，一邊嘔泣了起來。這時，恩列珂見了這種情景，也嘔泣起來。

「喂，恩列珂，你回家去吧。」舅父見他難過，便這樣對他說。
「不，舅父，我也願意幫幫忙呀！」恩列珂一邊說，但一邊還在嗚咽着。

「沒有你的事呀，你這樣一哭，更使孩子們的母親難過了。」舅

父剛說完，醫生恰巧回來了，從人羣中擠進來探問經過。舅父似乎已經放心了不少。「那麼，我失陪了，熨鐵已在燒了，一切拜託吧。」說着就帶了恩列珂就走。恩列珂噙泣着跟了舅父走，當他們走上歸途的時候，一個英國籍的機械師也把兩個孩子帶回家了，一個是男子，一個是女孩，這兩個孩子也和恩列珂一樣不住地在哭泣。

機械師回顧着罵那男孩說：「威廉！為什麼哭？英國人不該哭！」那孩子經他的父親這樣一嚇，很奇怪，果然停止不哭了。

恩列珂回到家裏，隔了一點多鐘，心情已復原了。便問舅父說：「那個英國機械師真不行，為什麼孩子因同情於德亞特拉而哭泣，反而加以斥責，那不是教訓孩子不要同情別人嗎？」

舅父似乎已經料到恩列珂會有這樣的問話。便回答他：「你問得很好！我想對你說啦！那英國機械師並不是無情的人，可是他却意願

兒子哭。因為同情並不一定要用流淚來表示的。英國人認為流淚是懦怯者的表現，認為不是男子的名譽。你只要看他並不罵女孩，就可以知道了。女孩子也許可以不養成勇敢的性格，但男孩子，却非把勇敢作為榮譽不可的。」

「記着，流淚是弱者的象徵，只有嬰兒，老人，婦女，一動就哭，男子是不哭的。哭的人會失去頭腦，任憑怎樣勸解，也無法使他明白，而且往往會愈勸愈哭得起勁。如果那英國人教訓孩子不要同情他人的痛苦，那就不好，這樣是自私自利。但他却是說，哭是沒有用處的傢伙，英國人不該哭。這是對的，這是教訓孩子應該勇敢，使他鍛鍊成強固的意志。他告訴兒子英國人不應該哭的話，實在含着勇敢的國民自尊性。——我不是英國人，是意大利人，原該比較那機械師更偉大些。但是我老了，精神也衰頹了。所以方才明知你在哭泣，但我

並不驚你，還好，你已從英國人那裏得到了教訓，那英國機械師已代替我教訓你了。還有一點，假使那機械師罵了兒子以後，又叫他送周郵費給德亞特拉，那便是更有價值的行爲了。因為同情他們，不應該哭，但對於別人的痛苦，却應該救助。心和頭腦，兩者要一致活動，才算是完全的人。」

(五)

西北風呼呼地吼叫這一天，舅父帶了恩列珂到海上去駕船。他們逆了風向，把住了舵，駛出海去。一手拉住了帆繩，調節風帆，使船曲折着前進，有時很巧妙地使牠轉個灣，得意的時候，像小孩一般笑了起來。

帆吃滿了風，船就飛速地前進着，浪花不時濺來，舅父坐在船後，愉快地說：「我一呼吸着這海上的風，立刻回憶到了少年時代。我

真異常地喜歡海，意大利人如果每個人都像我這樣喜歡海，也許會成一大國民咧。這却不得不佩服英國人了。海比天還青，比地還富，海才是真正的生命之母。我們未來的，賴海才能繁榮起來。意大利有島國的特長，同時還有着大陸的特長，意大利的前面有什麼，不是有地中海嗎？地中海是文明的搖籃哪！也可以說全歐洲文明的市場和法庭；可是，有着強把地中海佔為私有的人哪，我們應以守護這地中海為第一義務啊！」

「不久，你將決定你一生的方向了。我原不知道你將來成為怎樣的人；不過無論你生活在海上，或是在陸上；我希望你一定要把意大利是地中海的哨兵的事，教導給國民。我每見意大利的軍艦衝過這美麗的海灣時，幾乎在希望和敵人戰爭，要「來吧，敵人，我能完全戰勝你，一這樣喊叫出來。

舅父只管敘述他對於海的回憶，讚美，鼓勵。不久，風已平靜了，船到了桑·衛德地方了。他又指示着岸上的堡壘，別墅，和其他散處在那裏的村落說：「你瞧，那堡壘下面有一個栗樹林，在林的深處，隱隱約約地望得見一個別墅吧，那別墅也可以作為我們人生的偉大教訓呢！那是某個侯爵的祖先所建造的，當那時候，他們家裏至少也有五六百萬的家產，可是，到現在據說已經蕩然無存，所遺留下來的，儘有這所屋子了。屋子四圍，雖還有些田地，然而生活已是非常困苦的了。」

「在兩年前，我曾因事訪過侯爵，一到他那別墅，到處都是沒落的表現。侯爵的稱謂，只不過是個虛名，實際生活和農人差不多。但是有了這麼多的財產，何以竟沒落得這樣快呢？簡單一句話，用錢沒分寸，管理也不得其法吧了。侯爵確是一個好人，對於有求他幫助

的人，從來不曾拒絕過，就是人們請他作保證人，他也全數答應的；那麼，這中間就難免有欺詐，陰謀的人了。其實，有求必應，並不是好事。」

「在老侯爵破產的時候，連一千塊錢的現款都沒有，這個別墅，還是律師想了方法，假託着侯爵夫人的名義，才不致給債權人奪去的。於是傳給現在這個侯爵的，也僅是這一點。兒子接受了父親的遺產，雖然很痛心，但一無所長，不曉得怎樣來恢復先人的產業，只有黯淡神喪地歎息着自己的命運，糊糊塗塗地過着窮苦的日子。」

「恩列珂，你現在和我同居在桑。德連寨，不要跟那侯爵一樣，過着夢也似的日子吧。第一，心情要好，但也必須有理智的頭腦，這樣才能好好地發展着。」

恩列珂還呆呆地站着凝想那別墅中情景，但舅父已活潑地把舵轉

了過來。「啊，恩列珂，風已靜止了，你也來划划船吧！」

(六)

恩列珂在桑·德連寨已住了三個月了，身體已健康了許多。那每月中來替他診察的醫生，也說做些文章已不致妨害身體了。他本來跟託里那的教師約定的，如果身體一好，便做了文章寄去，由先生批改了再寄回。舅父的意見，主張從實踐生活中得着智識，和訓練技能的。因此，在起初時，對於恩列珂練習作文，曾經反對過。不過後來醫生既然這樣說過，而恩列珂自己也很高興做，所以也就讓他自由了，並且還對恩列珂說：「我不善於寫文章，但是我寫的文章，能夠自由表現着自己的意志，情感，和思想的，我以為無論做什麼事，能夠自由地表現出意志，情感，和思想，是極要緊的事，好，我就慢慢替你找尋作文的好題目吧。」

舅父別莊後面有一家農家，他們種的田，有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租來的，他們家裏熱鬧而且又快活，彷彿是一個小鳥的窠。父親是個壯年的農夫，妻子也是個強健的女子。他們結婚後，差不多每年生下一個孩子的，現在最長的孩子，已有十歲，最小的却還只兩歲。當這最小的孩子生產時，舅父曾替他做「教父」的，這是在歐洲各國中，都差不多有着這種習慣的。舅父替她取了個他自己母親的名子，叫做魯絲娜。舅父因此不時上他家裏去。有一個午後，舅父袋裏藏滿了東西，帶了恩列珂到他們的家裏去。推門進去時，農夫正在剪除籬笆上的枯葉，母親和許多孩子逗着玩，只不見魯絲娜。舅父問了一聲，母親就說，她睡在裏面的搖籃裏。

於是他就慢慢地走上了樓梯，招呼恩列珂也跟着去。走上樓梯以後，又像做賊般輕輕地旋開了門鈕。果然，魯絲娜在搖籃中甜睡着。

亮眼的太陽，一絲絲從門口射進來，衝破了室中的昏黑，映射在小孩粉紅的面頰，格外可愛。

立刻，那小孩把水汪汪的大眼睛睜了開來，但因為陽光過於猛烈的緣故，重復又把眼睛閉上。舅父並不作聲，似乎還想讓小孩睡去。但是，小孩雖閉着眼睛，却從小床上掙扎了起來。在金黃的陽光中，用着小手，擦着眼睛，小孩穿着無袖的白絨襯衣，從薄紗布領裏露出小頭和小肩，使人見了，真像朝晨的陽光，幾乎使人象徵着新時代的黎明。

舅父看見了這樣的情景，如醉如癡的只是呆望着小孩不動。接着小孩把眼睛擦了一會，他就滿滿吸了一口氣，又重重地把氣從嘴裏吹出，似乎想用這口氣吹滅耀眼的太陽。這大概是每夜吹慣了燭光的緣故，她現在睡夢中，也以為太陽就是她見慣的燭火了。

「看啊，恨不能把這比太陽還偉大的小孩，用畫描摹出來啊！不，寫成了詩更妙呀！恩列珂，你現在有了作文的好題目了。你瞧，「想吹熄太陽的小孩。」不是一個絕妙的文題嗎？」舅父望着恩列珂笑了。

回家以後，舅父還是和恩列珂談着想吹熄太陽的小孩的事，不但一天，總足足有好幾天都是談着這件事。

舅父說：「恩列珂，世界上能使人感動，使人思考的東西，要算自然了，非自然的東西，雖也能動人，却不能使人思考。一個小孩在搖籃裏，太陽照着他，這是隨處可以見到的自然，可是這自然，能深入我們的內心，叫我們深思。」

舅父又說：「我對了想吹熄太陽的小孩，不僅使我尋出了神聖的詩，而且還發見了偉大的哲學，還想到了別的更重大的問題。想吹熄

太陽的光輝，這話似乎有些無稽，但世界上儘有不少這樣的愚人呢！不把事理放在眼裏的人，和想吹熄太陽的小孩，其無知正是相彷彿。小孩不能分辨小燭光，和比燭光亮得千萬倍的陽光的區別；那些無知的人，正也和小孩一樣哩！」

舅父忽然笑了。「有趣得很，無論他怎樣鼓起了兩頰，用着若干的氣力，但所吹出來的，不過只是跟陽光開玩笑的微風。即使你動怒了，太陽還是毫不動氣，甚至他仍然微笑着把金黃色的光來撫摸我們。太陽是永不厭倦，永不疲勞，也永不冷淡，每年，每月，每天，每時，把光和熱賜惠給人間；從這時代到那個時代，對於妄自誇大的愚笨者，也不知道給予了多少的恩惠。可是一般無知者却忘記了太陽無盡的賜與；而反以為自己有了少數的黃金粉末，就自誇是世界中的鉅富，傲慢不堪！恩列珂，這不是你最好的作文題目嗎？你就趕快寫了

，寄去給託里那的教師吧！」

(七)

有一個早晨，恩列珂從女僕的嘴裏，知道舅父患着感冒，躺到床上不曾起來，於是就走去省視。

舅父說：「沒有甚麼關係。」他說着，似乎仍然像沒有事一樣。恩列珂望了望四周，見床頭擺着一個綠色的水瓶，上面雕着「六月二十四日，」下端有G，B，兩個字母。恩列珂看了很奇怪。於是舅父就向他解釋。

「六月二十四日，是我的生日，G，B，是我的故友勃拉喬名字的縮寫。他為了紀念我的生日，所以就送給我貴重的禮物。現在勃拉喬已經死了，這瓶便成了唯一寶貴的紀念品。我在這瓶裏裝水的時候，總是親手從事的。因為萬一被人不當心而打破，那就糟了。」

「當我從瓶裏倒水的時候，就立刻想起他的生平，他是被村民尊稱為父親的。創立學校，努力於國家統一事業，苦心於斯朵爾非產的葡萄酒和醋的改良，他真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他在晚年的時候，不幸雙目都盲了，但他不但不因此傷心，反而強自裝着快樂，使家裏的人不傷感，故意說着許多有趣的話，逗人家發笑，這種精神，真是值得我們欽佩哩！」

「在我這屋中，幾乎是紀念品的博物館。無論家具，裝飾品，沒有一件不是紀念物。在店裏買來的東西，無論價值怎樣昂貴，在我看去，都是沒有生命的。只有成了紀念品以後，才有了生命，才值得寶貴。恩列珂，你聽着吧！飲食，睡眠，衣着……這些是健康上所必要的。可以說是生命的麵包；至於懷念，思考，愛……這些都是生命的葡萄酒。像我這樣年老的人，在生命上覺得葡萄酒比麵包更重要。我

不是詩人，我也不曾寫過一首詩，但我常常想到，要讓平凡的人生，使牠含有詩意，這樣，任何平凡的事物，一切都有了情愛，會把人心溫暖的。」

「恩列珂，你坐着吧，我還有話說哩。我此刻雖然睡在屋子裏，却宛如見到五大洲相彷彿。請看這桌上的一塊方鉛礦，那是賽爾奇尼亞的產物，這使我想起了歐羅巴的事。這是一塊美麗的玉髓，我從亞美利加瓦淮河畔採來的。這是凍石，是從喜馬拉雅山的河畔採來的，我見了牠，就想起亞細亞的事。還有，那裏的一塊滑石，這就是溶岩，是亞非利加的東西。就在這東西的近旁，還有石英，是從澳大利亞採得來的。這從全世界採來的五種石頭，旅行全世界的人，誰都會發見，但能注意到把牠們帶回來做紀念品的，恐怕沒有這種人。再看，那屋隅不是靠着許多枝手杖嗎？這手杖的數目，正和地球上國家的數

量一樣，我每在散步的時候，輪流拿着牠們來使用，好像全世界各國門戶的鎖匙，被我握在手中一樣。有時使我想起亞細亞，有時候我想起亞美利加或亞非利加。」

舅父滔滔不絕地說着，停了一下，他又繼續下去了。「人當年老時，話也會多起來了。今天就這樣停止吧，也許明天再說給你聽。現在快要早餐了，你去用餐吧，讓我睡到正午。」

但是恩列珂還有件事想問，就說：「舅父，假如對於你的身體沒有妨害，我還想問一件事哩。」

「唔，你說吧！」

「這房裏的暖爐上，擺着的愛托爾利亞蠟，這裏面放着什麼呢？我見舅父很重視牠，常在蠟邊供着花，這是爲了什麼呢？」

舅父聽了恩列珂的問話，便從床上坐起半身，用右手按住了面孔

，溘溘地發出一聲深長的歎息。恩列珂知道定有重大的秘密了。便把眼光注視着舅父，舅父放下了右手，就說：

「這是非常神聖的東西，那是從愛托爾利亞的克萊地方得來的，讓給我的，是一位醫生。牠是古時希臘雅典人所製造的古磁器。你不是看見蠶蓋上有一個似睡又似死的女神像嗎？這蠶子在二千年以前，或更多年以前，藏着聖女的遺骨的。所藏的究竟是誰的遺骨，却無從考證。不過現在收藏在蠶裏邊的，却是我母親的遺骨。——我雖這樣年老，但每次開了蠶蓋瞧那遺骨時，總是流下眼淚來。哦，恩列珂，你的血管中，正也流着和我母親相同的血呢，等有機會，我給你拜見拜見蠶裏的遺骨吧！」

舅父先是用低沉的語音在說着，又默默地歎了一口氣，說到後來，他的喉音，已經發顫了。「蠶裏面還藏着一束灰色的長髮，那就是

我母親的。旁邊還有全白的頭髮，那是我父親的……另外還有一件東西放在厚紙的小盒中，那就是我最初的乳齒。我五歲時的頭髮，也藏在裏面。另外還有我父親的鏽了的海軍刀。此外，再有一件，一方白的手帕，這是我母親臨終的剎那間，父親給她拭汗的汗巾。後來父親臨終的時候，叫我把汗巾給他拭汗。我依了吩咐做完了以後，父親斷氣了，我就拿了那方手帕掩住了臉，那時，彷彿跟父親母親親吻一樣。還有呢？恩列珂，那神聖的蟻中，還藏着附帶編針的灰色毛線襪子哩，這是我的母親未編成而已死了的遺物。那時母親已躺在病床上了，她怕我腳冷，扶着病而編結的，但是，終於沒有編結成而去世了。唉！」

舅父說到這裏，突然揮手說：「恩列珂，你出去吧！你現在是只要快活就已滿足，你還不能了解我所說的一切。你去吧，快到庭院中

去散步一會，就去早餐吧！」

恩列珂點了點頭，辭着舅父出來。當他關門時，再瞧瞧舅父的臉，却已不似平常那樣可親，而且眼眶中也有些潮濕了。

(八)

隔了兩天，舅父已痊愈，到庭院中去散步，他注意著那裏的花木，彷彿隔了兩年不見似的關切。恩列珂心裏很疑惑，不知舅父為什麼這樣注意這些花木。他剛想發問，舅父已經從花間走到空地上，拉着恩列珂的手說：「好啊，你也許對於我這樣關心着花木而覺得驚奇吧？是的，你應知道，我並不是為了這些花木是我手植，所以才愛牠們的；也不是為了牠們有蔥綠的葉子，美麗的花朵，和能夠生長出甘果給我才歡喜牠們。實在，我愛這些花木，都是因為牠們各株都能替我溯說往事，能引誘起可懷念的過去的記憶的緣故。這裏的花木，正和

我房中的石頭和手杖一樣。你不想聽聽這些草木的歷史嗎？」

恩列珂好奇似的點點頭。

「那麼，你坐在這裏吧，恰巧這裏有着大理石的坐椅。」舅父就叫恩列珂坐下，就開始述起來：

「瞧，那裏不是有賽爾維亞嗎？那和普通的賽爾維亞不同，花瓣有兩種顏色，是賽爾維亞的變種，葉子很小，香味也差。但我却有一種難忘的意思。那時，正是母親死的時候，父親和我的親屬，因不曉得怎樣處置母親遺言的財產，大家去訪問村中的公證人。大家被招待到一間暗沉沉的屋子裏。他們在那裏說什麼，我當時年紀還小，完全不曉得，只聽得他們在言語中屢次提起母親的名字，最後，我耐不住那樣的情景，終於哭出來了。這時，公證人似乎討厭我的哭聲，吩咐我跑到庭間去看花，我匆匆跑到庭院中，看見那兩色花瓣的賽爾維

亞正盛開着，我不知不覺折了一枝。後來帶回家裏，插入玻璃盃中。第二天，父親看見了，他也覺得這賽爾維亞有些特別，就叫我去插在溼土裏，又把杯裏的水，澆在土上。不久，這賽爾維亞竟漸漸興盛起來了，於是就移植在庭院中。差不多有六十年光景，就成了現在這樣茂盛的樣子。我見了那堆花叢，就被勾引當年的印象。記起了那間公證人家裏的暗屋，教我插在溼土裏的父親，和我幼年的情景。那些同往公證人家裏去的親屬們，此刻差不多全死完了，所剩的，只有我和賽爾維亞，就是我，將來也非死不可，而能永遠茂盛着的只有賽爾維亞。可是如果沒有你，這花叢的歷史，也許一個人也不知道。」

舅父停了一下，眼光中顯着無限愉快的神情，指着茂生着的攏牛兒。說：「這也是兒時的事，那時候，在桑·德連寨住着一位退職的老醫學教授。他有着不少的醫療用具，有蓄電瓶，有電氣摩身器，大

概另外還有許多電氣機械所以常製着電版自娛。他又喜歡和小孩子親近，因此我和他成了好朋友。他常拿了電氣機械給我看，有時候電線上發出閃閃的火花，使我驚異。不久，他又教我用電氣製版的方法。教我把古錢移印到銅版上去的方法，我的臥室，幾乎成了一個古錢研究室。那裏移印過西班牙的金幣，詹納巴的金幣，羅馬的金幣，還有從各處借來的種種式樣的金幣。因為覺得太有趣味，所以一見古錢，就立刻借來移印。後來，那位老教授教我仿真金幣的鍍金方法，我真是高興得很。恰在附近住着一個窮船員，聽得他有一個威尼斯的真金幣，我和他商借了好幾次，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答應。結果，賴着教父的幫助，以兩天歸還為條件，給我借到了。你想；那時我是多麼快活呀。但時間只有兩天，我不得不趕快動手實驗起來，於是整理好作金幣形坯的裝置，動起手來。我想，金幣的正面一移印完全，便馬上

可以動手印反面，一邊想，一邊把裝置的機械打了開來。嘖，奇極了，那枚金幣竟失蹤了。我當時以為裝置不當心，金幣漏在外面了，但什麼地方都尋遍，竟沒有金幣的踪影，屢次在器具中搜索，只有合金，却不見那威尼斯的金幣。我當時想起，一定被包在合金裏面了。除了熔解這合金，或可使金幣出來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找到的。這樣想罷，就戰慄地把牠投入熔器中，金屬漸漸熔解，表面現出了微微的一點黃金。我知道這一定是失敗了，就突然哭了起來，同時又覺得事不宜遲，忙飛奔到老教授那裏，把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他，跟他商量。老教授告訴我，這是明白得很的，那威尼斯金幣本是鍍金的假物，所以就熔解了。你看機械中不是有着黃澄澄的東西嗎？呀，真是不得了的事呀！我除了請老教授守秘密外，就跑回家裏大哭，怎樣能夠賠償那窮船員的一枚威尼斯金幣呢？我不能說牠是假物，就推卸

責任呢？我的腦汁，真和熔鍋中的流汁一般地沸騰着。後來轉念了許久，就憶起了我的些微的貯蓄。那是爲了想購買一枝獵鎗，積了多年的金錢，藏在一個陶器撲滿中的。我想起了以後，立刻拿了撲滿釘碎，裏面就散出來許多銅幣和銀幣來，計算一下，共有三十二元五角七分。當時我想到有這點錢，買一個威尼斯金幣足夠的了，於是就急急跑到司潑契去，跑得滿頭大汗，在一家兌換舖門口叫道：「這裏有威尼斯的古金幣嗎？」但是他們回答我說沒有。我又奔到勃立亞耐街的古物金器舖，但是那店主回答我的，也使我大大的失望。最後，我苦的要求他們，請他們替我找一下，就是價錢貴些也不妨。於是店主人就上樓去找。我就在那店舖院中的花壇旁徘徊着。我呆望着花壇中的攏牛兒，一邊耽心着如果這家店舖中沒有威尼斯古金幣，那不知叫我從那裏去找這金幣呢？忽然，我在盛開的攏牛兒中見了一朵黃澄澄

的花朵，那種閃光，正和威尼斯古金幣的閃光一樣。正在我彷徨着的當兒，忽然店主人拿來兩個威尼斯古金幣下來了。結果，我化了三十塊錢買了一個，那式樣和我從窮船員那裏借來的一個，正是一式無二。我雖然覺得這價錢太貴，但是却不敢對他說一句怎樣的話。我把金幣在櫃上丟了一下，把金幣立在櫃台上，用手指一彈，接着就團團旋轉着，最後，「滴玲」一響，平倒在櫃台木板上了。在我聽去，那聲音，真比大音樂家洛雪尼和拉爾里尼的歌劇還好聽。我付了款，把金幣塞在口袋中，飛也似的奔回桑·德連寨。當我把金幣交給在窮船員的手中時，我的內心，真是不知怎樣高興哩！船員沉滯的眼光，也頓時現出快樂來，那時候，我忘記了一切的痛苦，只有愉快佔住着我整個的心。啊，我做着好事了，但這事我不曾告訴過任何人，今日才告訴你知道。在這長長的幾十年中，我每想起了這事，心裏就充滿着愉

快。和這善行一併不能忘記的，就是那古物金器舖花壇中的犛牛兒。當我決定安居在這裏時，我就選了同種的犛牛兒，種在這裏，把花壇也砌成和那金器舖中一樣，每年一開花，看了花叢中金光閃閃的一朵時，恍惚已回復在幼年時代，感得無限的幸福和快樂。L—

舅父趁了高興，又繼續地說：「我這庭園中的花木，每一種都有着牠的歷史的。如果真的要一一講述起來，怕費了一個月工夫，還說不完啦，而且，這裏所有的花木，大概都是異種。也有在別處毫無價值的植物，一種在我的庭園中，就變很好的東西。因為我培植得當心，泥土，陽光，肥料，都要排得很適當的緣故。其中有一種名叫「豬肉饅頭」的。牠是在意大利的亞爾帕斯山中徧開着而能引起人們憐惜的花，牠很幽美，味也芳香，圓圓的球根上，長出嫩葉和花；在亞爾帕斯那樣幽濕的地方，開了薔薇樣的小花，噴噴發香，使旅人的心境

感覺得一種意外的怡情。可是，在桑·德連塞，却到處都是「豬肉餛飩」的敵人。無論泥土，陽光，空氣，都不合牠的脾胃，所以任你怎樣移植，總是免不了枯萎的。後來經我經過好幾次的試驗，給牠植在無花果樹下，混合着別種的土地，居然給我開花了。將來到秋天盛開時，你可以送一束給你的母親呢！」

恩列珂聽得出神，舅父又繼續往下說：「你聽我說下去，我從這「豬肉餛飩」，曾受過一個很大的教訓呢！人這件東西，是經過困難愈多，才更覺得快樂。靠了父母的遺產過安逸生活的人，無論幹什麼都覺得沒趣，甚至於感得人生都是毫無意義的。我曾聽過人家說：世界上本來沒有「幸福」的，即使有，也只是幸運。其實這話，說得錯誤極了。幸福就是努力的結果。我們行好事，所得到的知識，名譽，甚至財產和其他的一切，同樣，我們因着努力和辛勤，在精神上就獲

得幸福的享受。」

舅父說到這裏便停住了，他站了起來。「這樣說下去，簡直成爲哲學理論了，你還是跟我去看看葡萄吧！」說着，就走向葡萄棚下去，恩列珂也跟在這後面。於是舅父又繼續說下去。

「你看，這不是很好的葡萄樹嗎？我愛戀牠，不是因爲種植時，費了許多心思，此外實在還有更值得紀念的往事哩！——我朋友中，有個勃曼斯匹羅船長，他也是這裏人。有一個時期中，曾和我合股購了一隻輪船，裝運西西里產的葡萄到意大利，我倆輪流擔任着指揮航務。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如果遇到機會，難保他不作不正當的行爲，所以我很注意他行動的。因此，我們中間，常因爲利慾和正直的問題，不知相互爭執了多少次。後來，我因着別的事到了桑港，有兩年不曾回來，消息阻隔着，不曉得他的情況。等到我回到桑·德連寨時

，勃羅斯匹羅便迎着我，笑道：「有一件得意事哩，我在那勃立克號輪船上，可以賺得十五萬元的巨款啦！這時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問勃羅斯匹羅時，却也說到將來你自然會明白的。我真擔憂，想探詢事情的內容；却不道不滿一個禮拜，日內瓦的法庭，就把我和勃羅斯匹羅傳去，原來他已被人控告以詐取財的罪名了。幸虧律師辯論得好，得宣告無罪。可是我總不放心，從勃立克號的舊船員那裏探明了真相，才知道他確是實行了迷心的大欺詐。當時他曾把船貨保了十五萬元的貨險，而他用鹽水代替葡萄酒，欺瞞了公司的調查員。等船開駛以後，把船駛到小礁去，叫船夫避難上陸，再僱人把船貨都沉沒在海裏。所以四萬元的勃立克號，雖然犧牲，但因此却可以獲得十五萬的保險費。我知道了這情形以後，就立刻跑到勃羅斯匹羅那裏去，和他交涉，要他把十五萬元的保險費退還給保險公司，我情願犧牲勃立克號

二萬元資本，却無論如何不能接受這迷心的非義之財，而且藉此，我可以希望他日後能夠改善，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名譽。我這樣和他交涉以後，對他一切都置之不理，後來聽說他大概因受了我的言詞的激動，那十五萬元的保險費，果然不曾去領取。雖然這樣，恩列珂，他的人生上，已經留下了一個不易拭去的污點了。這事以後，足足過了八年光景，雖有時偶然聽得關於他到南洲航行的消息，但實際情況，却是很隔膜的，忽有一天，我接到他從立瓦萊脫寄來的信。信中很簡單說，他因病在那裏療養，自知不久即將去世，很希望和我一見，這是他最後一次的請求。我雖然當時還不曾忘去他過去的罪惡，但為了這信所感動，決定到立瓦萊脫去看他一次，勃羅斯匹羅害了中風症，非常厲害，在病院中療養。他一見我，甚麼話也不說，只是嗚嗚地哭了起來。好一會，才搖搖擺擺走到桌子旁，拿出一個大紙包給我，用

口吃的語調告訴我，說包裹是二萬元現鈔，作為賠償我那勃立克號輪船的一半股本。接着他又說他從受我那次勸告和苛責以後，就歷盡了辛苦，到南美洲去航行，為想恢復男子的名譽，所以才不避艱險去掙扎，這筆錢是用我的血汗換來的。我被他的言詞感動了，就接受了紙包。他又請求我宥恕他過去的不良行為。他一邊流淚，一邊喘着氣，口吃着對我說述。我也幾乎要落淚。但是竭力忍住了，仔細究問他這八年中是否確實正直地勞動着。他竟對我設誓起來，於是我就答應饒恕他，不把那勃立克號的事，記在心裏。這樣一說，他歡喜得甚至緊抱了我放聲痛哭。這真是可喜的事。我因為不放心勃羅斯匹羅的病勢，不好就回來，就伴了他幾天。勃羅斯匹羅拄了手杖，由僕人隨護着，和我一塊兒到外邊看風景，見到附近有開着的花的「豬肉饅頭」就摘了花送給我。他以前的心裏，只知道金錢是寶貴的，但現在，他却

把心情改變得很幽美了。我過了十天，就向他告辭，勃羅斯匹羅見我要走，很是悲傷，不絕地向我道「再會」和「祝你健康。」等我踏上馬車，最後回過頭去和他說「再會」時，他因為悲感過度，只有發出「噢噢」的聲音，辨不出說什麼了。下了馬車，我在整理行囊時，忽見我行囊旁有一個很大的包，上面寫着我的姓名，打開一看，裏面是許多「豬肉饅頭」的球根，旁邊還附着一張紙條，寫着，這是我贈給你的紀念品，當這些「豬肉饅頭」開花時，我當然已不在人世中，但你一定會看了這花而記起我來。我曾犯了一次罪，幸得你的恕宥，我可以安心而死了。恩列珂，我為什麼愛這豬肉饅頭，你可明白了吧，勃羅斯匹羅是死了，但花却年年發放着芬芳。」

舅父又感歎似的說：「恩列珂，我一味和你談談死去的人的事情，也許因為年紀老了的緣故。活着的人，常會把死人忘掉，有時記起

了也要加以惡詈的。其實，如果能夠想得深刻些，生死原是相關切的，活人不免終有一死；所以死並不可怕，尤其是為了正大光明奮鬥而死，更是安靜快樂的」。

他仔細把眼光凝視着恩列珂。「我們應愛人生，把人生處理得很好，但不可因此而怕死。怕死是怯弱的行爲；你應當知道死就是休息疲勞的安憩，彷彿日間操作以後的黃昏。所以記憶起故人，把故人的靈魂留在自己的庭園。或屋裏，也是一種快樂。生與死是可以用悽戀的愛繩繫聯着，彷彿昨天和今日相聯繫着一樣。」

(九)

有一個星期日，恩列珂和舅父應了街上醫生的招請去午餐。當餐罷愉快地踏着歸路回家時，街上走着許多人。舅父吸着菸斗，巧妙地噴出烟霧來。我已可以從他的噴煙中，推測他的心境怎樣。當他快要

發怒的時候，那噴出來的烟霧，便像斷雲似的，忽接忽續。如果他心裏含着悲哀時，那煙縷却微細而連續不斷。當快樂的時候，他的烟霧，像大雲一般卷疊着層層出來。

恩列珂今天看見舅父的烟霧滾滾地噴出來，便問道：「舅父，你今天覺得很快樂吧？」

「唔，方才從一個知己朋友家裏吃了午餐回來，那有不高興的理由。你呢，也比從前好像兩個人了，又健康，又快樂。就是在這街上走着的許多人，經過了六天的勞動，在今天星期休息，快樂地過着生活，我在這樣的生活中，還希望什麼呢？」

「但是，舅父，街上的行人，他們都也覺着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嗎？」

「至少今天是幸福的，明天也許難說了。一到明天早晨，有的入

海，有的進廠，有的執鎚，有的拿其他的工具，也許要感到不舒服，不過不久，他們習慣了工作，也就立刻會感得工作的快活了。從這裏，又可以看到那個村中的風景。村中有五六百人民，只要一考察那五六百居民的生活情形，那末，大都會或整個國家中所發出的問題，也可以了然的。」

恩列珂聽着舅父的話，呆呆地默想着。舅父却又繼續說了。「村中和這條街上的情形，却略有不同的。這街是條小街，也和那鄉村中一樣，住着許多階級不同的人們。但這街上因財產的有無，地位的高下，來分別待人的，却一個也沒有。我可以算是這裏富人之一，但我的財產，也僅足維持生活，其餘的也可以想見的了。所以這裏的人們，雖然沒有很多的財富，但大家都有着自由平等的精神，這真值得讚美的。住在這裏的人，雖然有的窮得生活都非常困苦，但他們都能

夠用自己的汗血去換衣食，不曾受他人的恩賜，也不願去盜取他人的所有，這種精神，才可以向別人誇耀。恩列珂，成功人物的第一步，就是人的尊嚴，住在這裏的人，找不出一個不自食其力的，而對於有錢有勢的人，也不諂媚，也不屈從，你瞧，他們在今天休息的日子，都在尋找自己的快樂，有的吸菸，有的喝酒，有的站在海邊看景色，有的上店鋪買東西。他們所化費的，都是屬於自己所有的，沒有一個人向他人賒欠一文錢的。再瞧瞧那些女人們呀！這裏的女人也是和別處的不同；她們有煉瓦女工，有挑担販魚的，也有在田裏工作的，可是你看她們穿得這樣漂亮嗎？她們在前六天中，有的赤着腳勞動，但今天她們却穿着用了自己勞力所得的漂亮皮鞋，頭上圍着圍巾，頭上插了花朵，……過了決活的生活呢！這裏的人們，更有一種恩恩相報的精神，我在國外很久，走過許多地方，從未看見過這樣的好風氣。

當時我回來時，見受了些微的幫助，也要百倍千倍的報答，覺得以為太笨拙了，後來才覺得我的見解是大大錯誤的。就是在那些報答微惠的人們的心裏，也隱藏着自尊的心理。報答恩惠，本來已是高尚的行為，何況還含着自尊的心理，他們以為自己雖然貧窮，却仍然有力量送禮物給比自己更有錢有勢的人。恩列珂，這種心理才值得寶貴呢！」

「所以自尊心真是重要的，但是怎樣才有這種自尊心呢？那些赤手空拳，跟茫茫人世搏鬪着的人，覺悟到除了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手腕，自己的知識以外，是全無足恃的，這樣自尊心便產生了。」

舅父熱心地說：「恩列珂，我已說得太多了，但我所說的，盡是實話。我還有一件教你明白的事。人無論學什麼，可以用三種方法，一種從書本上學，一種從別人的經驗上學，再一種是從自己的經驗上

學。這三種上，都可以獲得同樣結果的；可是實際上却不然。倘使你以為從書本上學來的，其價值好比是銅幣；那麼，從別人的經驗上學得的，其價值彷彿是銀幣，而從自己經驗上所學得的，却等於金幣的價值了。所以用自己的頭腦思考，用自己的腕力積得經驗的人，不但知識獲得很多，而且也能作正確的判斷。遇到有應做的事，就能按步進行，能迅速而愉快地成功。許多輕率浮躁的人，他們不是從自己的經驗獲得知能的，妄聽人家的話，或單獨信從書本上所述的，就自誇能力堅強，像是無所不知的樣子，結果什麼都沒有把握，什麼也不能成就。我前次對你說過不怕死的話，這種人就是怕死而怯弱者的代表。他們對於正義的行為，是沒有勇氣去挺身作戰的。」

舅父繼續說：「我還要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哩。這街上現在有兩家船公司，可是起初的時候，却只有一家。所做的生意，就是運輸就

地的貨物或是送工人到各工廠去。生意興旺得很，有時竟應付不及了。船公司的下級職員就立了一個組合，集了小資本，另造一艘小輪船，在公司的對門設店營業起來。第一步計劃成功後，於是想進一步求發展，繼續添造另外的輪船。公司方面，自然不肯坐視也另行添買一船。這樣雙方開始競爭起來，船費運輸費互相競減，受惠的自然是在來客了。這本來算不了是什麼，商業競爭，也是必要的。可是組合方面却自誇說，我們是勞動者，所以正義屬於我們的，決把公司一切設置都打倒。他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來和我商量，要我幫助向政府請求補助金，以便打倒公司。這真使我憤怒了。我覺得他們不讓資本家獨占利益，這見解是對的，但公司方面所做的，並不是對人們沒有利益的，當初如果沒有公司開辦這事業，那大家就感着運輸不便，而且工人也無法到兵工廠去上工了。所以政府的補助如果是必要，也應該公

司和組合平均共有；事業方面，也應該公司和組合雙方協議，求公眾的便利，這樣才是正義的行為。組合當時認為我不肯替他們幫助，但過後也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此刻他們都平和地營業着。倘若我如果憑着感情，不從理智來判斷這件事的是非，自己和他入，都將蒙受不利的。」

「恩列珂！你聽了這許多認認真真的談話，也許有些厭倦了吧？」舅父輕快地轉了語氣，又接着說：「你必須記着，你如果真的想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實際的社會，用自己的心地，判斷一切的是非，却確非有這樣的精神不可，學校裏把十代百代的歷史告訴我們，拆穿說一句，還是些無益的知識。歷史書上，說某代國王被殺了，某年某月戰事開始啦，某時期奪得若干領土啦，這些事情，恐怕弄得我們的腦子也會混亂起來。但是，記憶着這些事情，有些什麼意思呢？所

以，真要研究歷史，儘是讀歷史書是不夠的。要練習把周圍日常生活事實，用自己的眼光去觀察，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用自己的頭腦去判斷那自由正直的精神，是怎樣地在發展。對於村裏一件小事，能注意，能不會被人們的意見所左右，用自己的心靈和頭腦去判斷，這就是成大歷史家的準備。能知一家一村的歷史，才能了解一國和整個世界的歷史。鄰人甲和乙的相罵或吵鬧，實包含着拿破崙和英國戰爭的雛形。你如果真能夠寫出一村的歷史，那你就給予道德宗教或政治的大教訓了。」

(十)

第二個星期日，恩列珂又和舅父到公園中去散步。公園中遊客很多，他們擇了一處地方坐下以後，舅父望了望四周，忽然不高興起來。

「喂！恩列珂，看那樣兒呀，看那樣全不調和的醜態呀！」

「舅父，你說什麼？」恩列珂有些莫明其妙的樣子。

「那服裝啦！服裝應該適合自己的職業和興趣才好，可是現在大家都從服裝上表現着虛偽的心。只想把自己扮成比自上等的人，多麼可笑呀！你看，那邊的兩個少女，一個是漁夫的女兒，一個是洗衣作的女兒，她們都穿着從前侯爵夫人穿的鞋子；那邊的一個女搬運夫，她却打扮成一個貴婦人；雖然裁縫的手段怎樣巧妙，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服裝，都適合於每一個女子的。我不是鄙薄她們不應該穿貴重的衣服，但是這樣故意裝飾以後，反而失去了原來的美觀，而且顯現着職業生活和裝飾的不相稱了。」

舅父現着更憤慨的神情。「恩列珂，你不必爲了這樣而動氣，還有更可怖的現象哩！那些人們不但對於服裝這樣，甚而至於還以自己

的身份和職業覺得羞恥呢！這種風氣，在大都會中，原是很盛行的，近來居然漸漸瀰漫到桑·德連寨來了。我不曉得你將來預備怎樣來選擇職業，不過你切不可為自己的職業，或地位而看輕自己呀！當我旅行柏林的時候，那裏的人們，對於自己的職業，都表示着一種矜誇的態度，無論屬於任何階級，都有着這種傾向。電車上的車管，馬車上的馬夫店員，小工，清道夫，不管他們的地位怎樣，把職業看做一件神聖的工作，誰都以為自己才是個了不起的人。可是我們意大利人呢？一味只模仿上層的人，自己也沒有一定的立足點。譬如說，一個做鞋匠的，想做成全街唯一的鞋匠，只要在工作中去努力好了；可是他却一味向人掩飾自己並不是鞋匠。到了積得些財產時，甚至不想把自己的孩子再作鞋匠，至少想把他養成律師，或醫生，甚至做官吏了。誠然不錯，向上心是不可厚非的；然而這種的向上，却是虛榮

，蔑視自己職業的精神，是需要咒詛的。做鞋匠的，應該以正直，能受人歡迎以自誇，做農人的，就應以做正直而誠樸的農夫以自豪。自己努力做一個忠於職業的正直人，這才值得人們尊崇他。」

「恩列珂，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有一個朋友，他在五十歲時，積得了一些薄產，他覺得沒有爵位，不能誇耀，於是就拿了財產去買官捐爵。我得到了這個消息，就和他絕交了。你想，平民出身，有什麼可取呢？爵位對於人們，有什麼作用呢？捐官買爵，適足為真正的貴族所取笑，為平民所輕視。我對於真的伯爵或侯爵，不豔羨，也不輕視，因為他們原是代表着國家歷史上的某一種地位的，更何必妄想那些非分的權益？我覺得那些不知身份的人，真是無可救治的魔鬼！」

舅父說到這裏，恩列珂不禁插嘴問道：「世界上不知身分的人，

似乎多得很，他們究竟有什麼不好呢？」

舅父點點頭。「你瞧，那邊走過來幾個不知自己身分的人，正可以做我們的實例，我把他們的歷史告訴你，那你就明白了。——那個昂頭闊步的青年人，他不是戴着黑色的漂亮帽子。穿着時髦的服裝嗎？看上去倒像個紳士，但你如果仔細一端詳，那血紅的領帶和絲色的背心，就不是平常紳士們所用的。那垂着褲際閃閃發光的表鍊，却是鍍金的。無疑地，兩隻手指間戴着的指環，也是質鼎，還有他已把頭上那頂帽子，忽然戴上，忽而拿在手裏，他的本意，我也猜想得到，無非想引人注意吧。他以為有人注意他的闊綽是一件榮譽的事哩。然而，人家都知道他不過是個開酒店的兒子，親戚們也大半是漁夫，或是搬運夫，他真怕親戚們見了叫他。有一次，他和司潑契的一個富豪子弟在街上散步，有親戚向他招呼，他竟像遇着一個陌生人似的，理

也不理過去了。他的父親從酒店的營業中，積得一點錢，想把他養成爲律師。可是他進了法律學校以後，一點不用功，一邊却儼然自命爲博士了，結果被學校開除出來。於是父親又想使他成爲教師，把他轉學到司潑契的工業學校預備班，在那裏也連年考不及格，到學校斥退他的時候，嘴上已經生着鬍鬚了。從此以後，他就不高興入學，因爲學校課堂中的坐椅，決沒有咖啡飯，彈子房的沙發那樣舒服的。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但是却偏要什麼都假充內行侈侈談社會，政治，法律，喜歡像煞有介事的發生議論。那樣的傢伙，至多會在選舉時給人吶喊吶喊，或在鄉間做個惡訟師；其餘的任何職業，怕沒有能力來從事的。他自己以爲是了不起的人物，實在根本是個卑賤無能的游手好閒者。把自身的弱點，推諉在社會不良上，就儼然以革命家自居，而想改造社會了。這種情形，真好像水裏的魚，硬想住在空中，在拚命掙

扎一樣。要是他能知道自己的身分，丟棄了虛榮心，去做一個和他身分相稱的下級船員，或是其他的職業，那還是幸福的。

舅父還沒有說完，一個漂亮婦人，擦過身邊，舅父立刻把語鋒轉到她的身上來。「剛才過去的，也是個不知身分的人。你不見她手臂上有金鐲，金錶，指環，胸前的珠鍊，……好像是個首飾的陳列櫃。她在二十年前，還是個替人領管小孩的婢女，後來跟着她的主人，同到南美洲去，在那裏和一個老翁結婚了。丈夫死後，便繼承了丈夫的遺產。如果她除遺產以外，能承襲若干智識或做人的經驗，那倒是很好了。可是她却什麼都不知道。她只曉得把身體裝飾得能給人稱讚，注目。回到故鄉以後，從前的交往者，她自然不屑和她們為伍了，她也想廁身到貴婦人的隊伍中。然而，她的出身，却是大家所熟知的，自然要給別人訕笑了。有時候大家稱她「男爵夫人。」其實這是含着

譏諷的語氣的。她並不是什麼壞人，如果不忘記自己的身分，不忘記以前的地位，老老實實在平民隊伍中交往，那一定能夠使人親近，或欣羨她的。而且，就是比她身分高的人，也一定會把她看高，和她親近的。恩列珂啊，我這兩個例子，一定可以使你明白了。只注重金錢，只注重外表，實在是極淺薄的見識。富有並不是幸福。人生最高貴的快樂，原是在健康的身體，強健的筋肉，和舒適自然的精神，沒有這些，任何經濟上，道德上，生活上的幸福都不能得着的。」

舅父正色說：「我以為聰明的人，一定不羨慕上層的人。住三層樓房的，不如住二層樓房的，而住二層樓房，却不如住平屋的，地位高低是無足重輕的，只要我工作的成績比較他優越就得了。無論是誰，在某一時候，某一地方，某一機會中，可能站在人們上面的。但必須要顧慮到自己的身份，切不可去強求，去喬裝，你想和獅子去爭做

鳥獸之王，結果你的遭遇不知會如何的殘酷。」

舅父說到這裏，望了望陽光，「呀，快些回去吧！」

(一一一)

隔了幾天後，舅父又和恩列珂在他自己的庭園中談話。恩列珂，你來坐在這棵檸檬樹的下面吧。真香呀，我在一切植物中，最愛檸檬的酸味，牠又能發出不斷的生命的气味。發育雖比別種植物來得緩慢，但生長，却是很堅強的。葉是常綠的，從根起，無論葉，實，花，都是有香味的。你如果旅行過地中海沿岸的一帶，那才會知道新鮮檸檬的香味，那是多麼使人可愛而留戀牠呀。檸檬還有許多優點，牠終身開花，結着青的或成熟的果實，這是和別種植物樹不同的。別種果樹至多每年開花一次，結實一次，但牠却整年不知道疲倦，不論何時都快活地旺盛地生長着，垂着芳香的綠葉，垂着潑利的果實。我真愛

檸檬啊！其實，人的勞働，正和果樹結實相像。人從生下地到能勞働，樹從抽芽直至結實，都要經過長時間的培養。樹的培養叫栽植，人的培養叫教育。你今年十四歲，正和樹快開花的時期相彷彿。花爲了要結實才開，人的希望是什麼呢？就從立定終身的計劃。人的立定計劃，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也有些人，終身都在計劃中生活着，這正和果樹只會開花，而不能結實一樣。恩列珂呀，你第一須有希望之花，第二，非使這花能結實不可。但只是這樣還是不夠，成就了一個計劃，必須接着實行其次不可，正和檸檬整年的結實。不過檸檬雖是終年結實，但多數總是在春季開花，這彷彿人在青年時代，計劃着一生的事業，然後步步實現這些青年時代所立定的計劃。但是，話雖如此，你即使成了大人，老人，也非像檸檬一樣，開出新的花來；人的花，可以使香味直遺留在千萬年後而不滅，人生之花，也等於人生之詩，

如果沒有這些，人生就完全失掉意義哩！」

恩列珂聽了舅父說了一大段用檸檬來喻人生的話後，就說：「舅父，你與其做船長，不如做詩人來得恰當啦。」

舅父點了好幾次頭。「是的，是的，其實，人都應該做詩人。因為每個人所希望所成就的職業雖各不同，有的做農人，有的做勞工，有的做醫生，有的做漁夫，也有做律師，當教員，做文人，可是他們的心如果不是詩人的心，那麼就無論如何不會開出美麗的人生之花來。人生所以肯埋頭，流汗，辛勤地工作的原因，無非為着有人生之花在招展，有一種開發人生之花的希望所誘引，要是沒有這種誘引或招展，誰還有生活的勇氣呢？人生的歷史，就是詩的歷史，詩亡，國家也跟着亡了。我們國家裏，從前有過個大詩人但丁，他就是意大利的國粹；但丁時代的意大利，當時被稱為世界文明中心的。如果沒有他

，我國現在也許已不存在了。生命有希望，必能產生出詩來。人爲了重負所壓迫，而前途又沒有希望，那詩也無從產生了。你試想，但丁在意大利破了中世紀的黑暗和煩惱，所謂文藝的復興時代，使一切都走上了希望之路。所以我囑咐你，對於一切，都不要灰心，抱了希望，積極勇敢地前進着。有困難不必害怕，當認做新的勝利的前夜，而發揮其精神，這樣做去，你就能悟到詩的真義了。」

舅父說到這裏，就低下頭來默思。

(一二)

今天是和舅父相約到蒂諾島去遠足的日子。恩列珂五點鐘就起床了。因爲覺得睡眠朦朧，就伸頭窗外去呼吸清新的空氣。忽見一個老人，駝着背，在庭園裏用水灌澆檸檬和柑橘等類的果樹。他脫去了上衣，卸下了麥桿帽，和手杖一起放在露天的長椅上，一任朝風吹拂着

雪白的長髮，很愉快地勞働着。

「噢，這個奇怪的老人！」恩列珂自語着，一面去看那老人雖無力地閃動着細小的眼睛，鼻子，額，頰，但却很有生氣的樣子。最令人感覺得滑稽的，是他的臉孔，宛如一幅地圖的模型。大的皺紋，細的皺紋，曲的，深的，淺的，叢生在臉上，恰像大地上的山川，河流，把國境區劃着很清楚。「妙極了，這好像用馬洛哥皮製造出來的。」

「恩列珂正在出神，恰好舅父從窗口走過。」

「早啊，舅父！」

「唔，早啊！」

恩列珂就向舅父問：「那位老人是誰呀？」

「他嗎？那是每天早晨來替我灌溉庭園的。因為平時你起床很遲，所以還不曾看見過他。每天他都來得很早，等我七點鐘起來時，他

已經做完工作回去了。每天悄悄地開了籬門進來，等工作做完，又悄悄地關了籬門回去，他真是一個好老人哪！呀，說起來，他還是一個意大利獨立史上有功的人物呀！可是許多寫格里勃萊第傳的時候，大家都把這老人的名字忘記了。關於他的事，待我在今日的旅途中和你說吧。」舅父說了，就走過去了。

半小時以後，恩列珂跟舅父乘了小舟，向蒂諾島出發，舅父含着古老的菸斗，和恩列珂談起關於那個老人的事。

「這位老人生在本村的，原來的名字叫亞查利尼，世界上的人們，却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伊普西隆耐。這裏的人，大家都有綽號的，反以為沒有綽號覺得可恥。關於這個綽號，老人有過一件趣事的。當時，他還在學塾裏讀書，他把X的字母，讀成「伊普雪，」於是先生同學都取笑他，這個綽號，也從這時候出名了。可是他對於這個

綽號，却非常氣憤，還和同學打過架。老人也親自對我說過。他說：船長，你如果在那時喊我的綽號，我一定會動怒，但此刻，却反而呼我本名，覺得恥辱了。伊普西隆耐從小就做漁夫，這是他家裏的世業，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活到九十四五歲的壽命。他今年也已經八十四歲了。在去年他還能駕駛帆船在強烈的風潮中，到司澄契去。最近，因為他的老妻不放心，不是晴天，不許他上船。他曾經救過格里勃萊第的生命，如果沒有他，意大利也許不能獨立；靠着他的救助，奧斯屈利亞的人才能擊退，勃蓬王黨才能逐出，而才有今日的意大利。」

舅父停了一下，才繼續說。「你讀過格爾勃萊第傳，總知道這位英雄離羅馬後曾遭危難，可是那傳上，並不詳細說明。當時格爾勃萊第的處境，非常危險，一給奧斯屈利亞的人捉住，當然沒有生望。而

一面偵探，軍警，到處訪尋他的蹤跡，所以將軍不能安居在羅馬，常常化裝着逃避到別處。當意大利的托斯卡那被奧軍佔領時，將軍就從那裏逃走出來，可是不能立刻到自己的地配蒙特去，暫時躲在蒯爾佛的別莊裏。可是別莊裏自然不是安身的地方，所以蒯爾佛就先動身到勿洛尼卡，遇見了同志的旅館主人彼得·格喬利，就託他尋找到配蒙特的小船。彼得·格喬利在尋覓小船的時候，遇見了漁船中的伊普西隆耐。彼得見他生得一副英雄氣概，就把自己的使命和他商量。於是伊普西隆耐立刻慨然允諾，並設計使奧斯屈利亞軍不防備他。當他走到蒯爾佛別莊時，格里勃萊第就召見他，親切地對他說，你就是肯載我到別處去避難的頭腦嗎？於是兩個很親切談了起來，而且知道兩個人都是在桑·德連寨生長的。談了一會，伊普西隆耐就設計瞞了別人的耳目，在晚上用小船載了將軍離開了虎口。恩列珂，當這位將軍在

安全的港口上陸時，你想他是怎樣呢？他抱住了伊普西隆耐接吻，又伸手從袋裏摸出約模十幾個金幣，給他作為感謝的紀念物。但是這位伊普西隆耐拒絕了，他說將軍還有需用這些金幣的時候，不肯收受。將軍愕然了好一會，才寫了一張紙片給他，我曾在他那裏見過那紙片，而抄在日記簿中，記得是寫着船主亞查利尼君，你曾把我送到安全的避難地，這不是為謀你自身的利益，却完全是為了我，下面署着將軍的名字，地址，和年月日。恩列珂，這不是他所得唯一的賞品嗎？在日內瓦，曾有人願出六百元向他購買，但是他都辭絕了。據說伊普西隆耐曾在船上做了鹽漬雞，及魚等菜請將軍吃，將軍吃得很有滋味，而且讚美他。但從那時以後，他那向來繁榮的產業，不久就全部消損了。他的老父和船夥們，都被拘捕去當抵押物，許久才放了回來。最後，他只剩着一隻小船了，過着很窮苦的生活。但是他在那小船上

刻着「格里勃萊第救助者」的文字，這是多麼偉大光榮的文字呀！然而，他雖然一直很窮困，有時連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但他從來沒有向意大利政府請求償還他的功績的行動。後來他也去訪問過格里勃萊第，但絕不提超過關於金錢上的救濟的要求。但是我見了可憐的人氣力漸衰，且有兒女要他扶養，覺得實非有補助金不可，因此我就和格里勃萊第的弟子代勃立狄斯相商，在去年聖誕節給了三百元的補助金。不久代勃立狄斯死了，於是就改和克里司勃商量，要他繼續給付補助金。這裏還有一件不可不告訴你的事情，就是他來我家灌溉庭園，這並不是我的意思，實在是他對於我幫助他請求補助金的報答，特來要求我准許他一定要這樣做。我起初原不贊成他的意見，後來他一定要這樣辦，他說，他雖不能駕駛船隻，但是這些輕便的事，還能夠做，終日閑着，又覺得非常無聊，還是讓他做做來得好。我真想再

看他這樣用噴筒澆灌庭園的工作做二十年，這種以感謝的態度來工作，真是十分高尚的行為，一個窮困的老漁翁，抱了滿腔崇高的心情，無可發洩，不得已想借了澆灌來滿足他的心靈，我又怎能加以絕拒呢？」

(一三)

恩列珂有時划船，有時釣魚，身體漸漸恢復健康了。有一天，恩列珂在岩石上獨坐着釣魚。浪很高，潮水是混濁濁的，他專心一志的釣着魚，忽然聽到背後有喧擾的聲音，這裏在平時，不容易聽到人聲的，今天却和平時完全兩樣了。恩列珂起初以為這也許浪擊斷崖的鬧聲，後來側耳一聽，才知是許多人在喧擾的吵鬧聲。忽然一陣笑聲，接着又是有人在悲泣着。

恩列珂忙的回過頭去，見那個不着襯衣的殘廢孩子，梅尼青，正

被桑·德連塞的一羣孩子玩弄欺侮着。

梅尼青是個十二歲的孩子，已經殘廢了。當他三四歲時，模樣生得很可愛的，後來忽然殘廢了。這樣，父母便不喜歡他，常常叱罵他，甚至咒詛他說：「像你這樣的傢伙，活着有什麼用，不如早些死掉得爽快！」

梅尼青只覺得鄰家的小孩，常被父母們疼愛着，也不知家庭是怎麼一回事，更不知道父母為什麼要叱罵他。不過看了別個小孩的受父母痛愛時，常時流下熱淚來。父母對梅尼青是最殘暴沒有了。他們不給好食物，至多是發霉的麵包皮，腐蝕了的魚，硬生生的無花果。任何小孩都不願意吃的東西，只有梅尼青忍着眼淚去吃。說起梅尼青的衣服，那真不堪設想，可以說全是破布綴成的。穿上身後，也沒有那個給他縫補過，處處都是小洞，從小洞中望得見嫩的皮膚。

不知那一天，他的父母把他留在桑·德連寨，而走了。據說是到美洲去的，把兒子留給伯母照管着。父母們把孩子留在這裏，在梅尼青也許是一種幸福。因為他的伯母不會像父母一樣的虐待梅尼青的。可是，從父母們走了以後，梅尼青却不時給村中惡少們欺侮啦！

惡少們為什麼欺侮梅尼青，是不是因為他沒有父母保護着他？或是他的模樣可以引起惡少們的嘻笑？這却誰也不曉得。不過，當梅尼青橫穿過那空地時，惡少們便常要追逐着他，在他後面嬉玩着。

「蠍來了，捉蠍呀！」

真的，梅尼青真像蠍，他那蹣跚着走路的樣子，既像蠍在跳躍，又似乎是螃蟹在爬行。那種難堪的情景，實在是令人可笑的；然而梅尼青當惡少嬉弄他的時，只是漲紅了臉，咬緊了牙齦，很快的逃走。因為走得過快，又愈像蠍蟹的帶跑帶跳，自然，惡少也愈加高興，圍

繞了他的四周攔阻他，故意去碰撞他，把他的舉動，當做看猴子耍把戲。除了正直的船員替梅尼青解了圍，大家才肯停止。

今天，梅尼青又給惡少們作為玩弄的目的物了。恰巧給恩列珂看到，似乎梅尼青也不像平時那樣任惡少的戲謔。他從地上拾起石子來擲惡少。其中的一個領頭的，突然走近了梅尼青跟前，一把將梅尼青按在地上，那人就當作馬一般的騎在梅尼青背上了。

恩列珂看了這種情景，實在再也忍耐不住，立刻放下釣竿，飛奔到空地上，像一位英雄似的喝道：

「滾開！下流的東西！」

這一聲怒喝，惡少突如其來的吃驚了一下，情不自禁地讓開了一條路。恩列珂走上前去拉開了那個領頭的，一面拍着梅尼青的肩膀。

「起來吧！」

一時吃了驚的惡少，立即恢復了故態，齊聲喊着：

「打！打！打這小傢伙！」

恩列珂扶起了梅尼青，捏了拳頭，向周圍怒目望了一下，喝說：「來吧！」當這緊張的當兒，梅尼青一溜烟跑掉了。

「打，打，打這像煞有介事的小傢伙！」

忽然，惡少四面圍了上來，他們向恩列珂撲上去，把恩列珂撒倒在地上。恩列珂跳起身來，捏了鐵似的拳頭，左右衝擊着，惡少們有的逃了，有的被恩列珂打了幾拳。

可是惡少們愈集愈多，恩列珂寡不敵衆，終於給他們撲倒了。倒在方才梅尼青拾石子的地方，額角碰在石塊上，血便淋淋地流出來了。但他還不屈不撓的跳了起來，抵抗惡少們的侮辱。

這時，大人們也從四周奔跑攏來了，惡少們才各自逃開去。恩列

珂孤單單地站在空地的中間，因為眼裏被血水流滿了，弄得睜不開眼。不久，藥劑師醫師也都跑來了。就給恩列珂洗創口，包紮綑帶。恩列珂等洗淨了創口，便想仍舊去釣魚。

他向醫生們說：「沒有怎麼事，請別向我的舅父說起，我仍舊釣魚去了。」

「不要去釣魚吧。那邊風很大，創口吹了風，傷不容易痊愈的，還是我陪你回去吧。」醫生勸阻他。

「那麼，我就自己回去好啦，要不然，舅父還以為我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呢。」

恩列珂說着，就向醫生道謝，竟自到斷崖那裏收了釣竿，魚籠，然後向舅父的別莊走回去。

舅父因為恩列珂出去好久，正走出門去探望，看見恩列珂帽下的

細帶，吃驚不小。「呀，怎麼啦？」

「沒有什麼，只不過一時不留神，從崖上跌下來碰傷了。」恩列珂淡然地回答着，可是聲音却不禁發顫着。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傷處不很大嗎？」舅父一邊說，一邊不放心似的，把恩列珂的帽子拿了下來。

舅父蹙着眉，「這不是跌傷的，好像跟誰打了架嗎？是的，一定是那班惡少，你進屋去，待我來對付他們！」舅父興奮地，匆匆然走了。

恩列珂想勸阻舅父不要去，但等他回過頭去喊「舅父」時，舅父早已走遠了，連頭也不回顧一下。

恩列珂走進屋子，在自己房裏休息了一會，心的跳動才慢慢地恢復了平常，正拿起鏡子照着時，舅父恰已經進來了。舅父突然抱住了

恩列珂，和他接吻，且用了極能使人感動的語調說：「恩列珂，你做了好事了，這是你已成了大人的證據，即使額上留下傷痕也不打緊，這是有名譽的痕跡，是你行為正直，高尚紀念品！」

「舅父，這不過是我覺得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只恨勇氣不足，力量也不夠呀！」

「好，你是做了正直的事，別歎息自己不夠力量吧。最為高尚的行為，能不顧一切犧牲，把全力去為正義而奮鬥，才是人生可尊貴的行動。至於成功與否，這些都不成問題。在覺得非做不可的應做的時候，突然勇往直前去的，這樣的精神才是神聖的高尚行動啊！」舅父說時，老眼中閃着銀亮的水珠。沒有經過多少時候，恩列珂的傷口，已經痊愈了。

自從那天起，梅尼青一次也不曾遇見過。恩列珂常常自付着。

「至少也該向我說句感謝的話吧，」但是終於使恩列珂空候了許多天。

有一天，恩列珂剛在街上走，梅尼青也從對面走來，恩列珂想看梅尼青究竟用什麼態度對自己，就走了過去，那知梅尼青連招呼都不招呼一下，管自走開了。這真使恩列珂有些不懂。他暗自思念着：「我曾為他盡過勇敢的助力，照理也該抱住了我，用哭泣表示感謝，如今連睬也不睬我，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恩列珂的自負心給他大大的損傷了。他不但從惡少的圍困中解救出梅尼青，而且從那次起，始終不曾忘記過他。還想送些果物，衣服給他，可是梅尼青竟連招呼都不招呼，就管自走開去。

恩列珂終於忍不住，便在有一天去問舅父：「梅尼青一次都不到家裏來嗎？」舅父的回答，自然也使恩列珂失望的。在恩列珂的表情中，使舅父明白了恩列珂的意思，舅父就說：

「你不要希望他道謝不好嗎？只要自己做過好事就行啦！」

「不，舅父，我並不一定希望他來謝我，我從那時起，只覺得梅尼青非常可愛，想有機會時幫他的忙，可是我真不懂，他何以不和我要好呢？」恩列珂說。

舅父回答說：「哦，這樣嗎？那也難怪他的，你是從幼小在慈愛中長大的。但是梅尼青，却從生下後，不曾聽到過一句親切的安慰，他所受着的，只有虐待的行為，自然他的心靈，和我們不同了，他不知道世間還有感情這件東西的存在。所以他也許想和你道謝，但又害怕你會嘲笑他，只好垂着頭走開了。所以你雖是怎樣待他親切，他也許反會討厭你。你不要希望他向你道謝，但你也不要對自己行為抱着失望。一件好事能實行，已經算是得着報酬了。做了好事，望人家道謝，等於借錢給人家，盤剝他的重利一樣。別人對你有善行，你是應

該向他感謝，但你對人家行了好事，却不必希望人家感謝你，決不能望人家給你酬報。要不然，那就不是正義的高尚的行爲了。」

(一四)

恩列珂在桑·德連察觀察各種的人們，增加不少關於生活，或其他的各方面的活知識，有一次，舅父和他談起宗教這個名詞來，恩列珂立刻發問着：

「舅父，什麼叫宗教？我雖然已受過洗禮了，但對於宗教，却完全不明白。世界上不是有許多種的宗教嗎？人們爲什麼要造出宗教來呢？」

「是的，世界上有各種宗教，這和世界上有各種語言相同。人的說話，因着國土而有分別；但是所追求的真理，希望中的目的，那是一樣的。宗教的形式，禮節，名稱，雖然不同，可是目的也沒有異樣

，無論祈禱，念佛，燒香，誦經，都不過是爲了昇天吧了。我不想再說這樣神玄的說話了，你還是多從生活上的實際知識多多着想一下。人生都是爲了製造自己的價值，才活着的。不過怎樣才算是有意義的人呢？讀破千萬卷書的博學者嗎？不僅從書本上得着的知識，是不能在生活的浪海中自由游泳的。我以為，第一須有健康的身體，把自己的身體弄得壯健，才是可寶貴。第二，是用了自己的意志過生活。第三，有道德的價值。人生的力量中，健康是一種力，意志是一種力，道德也有一種力，這三種力量中，要算道德的力量最偉大。此外，還有一件可以產生人的價值事，那就是思考。不會思考的是白痴。白痴者自己沒有正確的意志，行動一還是錯誤的，而且也是不道德的。所以人如果不是這樣去做，決不能得到活的知識，外來的智慧，是不能生出人的價值來的。

舅父接着說：「恩列珂呀，還有更緊要的事啊，我方才說過人生價值的話，可是我們是否應該和普通人說的「這人了不起」，「這人有點癡」，「這人是卑怯的傢伙」，「這人是天才」，……來把人生價值加以速斷嗎？」

「不應該的，因為世間中儘有着形似小愚，實為大智；或形似小智，實乃大愚的人呀！」恩列珂回答說。

「對咧，對咧，」舅父高興極了。人是不能用一句簡括的話，來斷定他的價值的；所以對於人能知道其價值，是一種活的學問，沒有這種活學問的，往往就會給他人所欺。店主想店舖營業發展，非熟知夥計不可，裁判官要執行正確的裁判，非細悉被告的情形不可，做教師，做將軍，做政治家……都必須知道他工作的對象，便不會沒有效果。亞歷山大，深知他的部下，諷不曾為他的部下背叛過，便能成爲

大功業，拿破侖所以能善戰，也是由於熟悉他的部下。你說，人的價值可以拿金錢的多寡來決定的嗎？」

「不能夠的！」恩列珂回答說。

「為什麼呢？」舅父接着又問他。

「無論怎樣有錢的人，如果他徒行不仁義的事，這種傢伙，那裏夠稱人和配做人呢？」恩列珂說。

「你說得不錯，不過如果因為這樣就說不要金錢，那也是不對的。倘若人不能以勞働取得金錢，營獨立的生活，那也是卑屈的人。不能獨立生活的人，一定有他的缺點。或是浪費金錢，或是不努力工作，或是不守信用。不過總括一句話，金錢既不能定人的價值，那麼，用什麼東西才可決定人的價值呢？」

「舅父不是已經告訴了我嗎？」

「告訴過你什麼呀？」

「你說：人的價值，在用健康的身體，自己的意志，道德和思考去生活。」

「對呀，我曾這樣說過，可是我們也不能憑藉感情的行動，對人就抱愛憎的態度。我自己也因為富於感情，因此遭着大大的失敗。所以評衡人的價值時，必需考慮再考慮，靜心地觀察，思索。評衡人的價值，也可以作為求知社會，求知歷史的活練習。而且，完全合於理想的人物，在世界上原是找不到的。我們只能把眼前的人，和心裏的人，互相對照着觀察，以接近的程度，來判定他的價值。因此，我們還得先有一個理想的人物在心裏。恩列珂，懂得了嗎？託里那的教師，不會教你這樣的事吧？是的，學校的教師，他們只能教你理論，我現在是和你在作實際研究的。至於實際研究，種類也很多，我今天就

和作談的是關於人的研究。從你那樣的年齡起，把自己的朋友，附近的鄰人，好好地留心觀察着；把他們的行為，長處，缺點，隱藏着的善和惡，都細細探索；那麼，就會發生對做人的興味，和深切_也的同情心；而且對於人也有所防備了。我此時所講的一切，你也許還不能十分的了解，但等到我死掉後，你也長大時，仔細回想一下，一定能夠恍然大悟的，同時也會感覺舅父的話，是值得感謝的了。」

(一五)

平時滔滔不絕喜歡說話的舅父，但當今天帶了恩列珂在林中散步時，却默然不語了。不知他在思念着什麼。不時歎息着，好像有什麼感觸的情景。

恩列珂忍不住了。「舅父，你為什麼歎息呢？」

「唔，我正想着一個重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人類無論如何，究竟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來處置生死。在什麼時候要死，誰也預料不到。不過，只有一件有充分自由的，就是選擇自己的職業。你將來預備選擇怎樣的職業呢？」

「我要等到中學，大學畢業以後才能決定。」恩列珂說。

「你父親對於你將來的職業有什麼意見呢？」

「他不曾提起過，大概因為我還年幼的緣故吧？」

舅父正色說：「呀，那是不對的呢！小時的想念，可以影響一生的。職業只要選擇得好，這話表面上似乎很合理，其實是錯誤的。年少時如沒有先定把握，到了年長，全沒有真正的思考力。牛頓所以在物理學上有大發見，就是因為從小一向思考着的緣故。兒童時代所顯露的心，是任何學力所換不到的寶物。想一生不走錯路，那是非從小

年時代定好進行的步驟不可的。」

恩列珂思念了一會。「但是，舅父，職業不都是毫無趣味的東西嗎？這種乏味的事，我真有些不高興選擇咧！」

「誰說職業是乏味的事情？」舅父的語氣突然變了非常嚴重。

「我常聽別人對於職業都在怨恨着。就是街上的醫生，也常說整天沒有休息，說醫生是隸奴的奴隸。一天裏連安心吃飯的工夫也沒有，一不小心，醫壞了人，還得受人的埋怨和負擔殺人罪名。我還有一位做律師的舅父，他常說，律師真和盜竊差不多，連一塊錢也不能用正當的手段去換取的。此外，船長，技師，經紀人，他們也常時在埋怨自己的職業乏味哩。」

「恩列珂，你對於那種傢伙要當心着啊！那些人們，是沒有真正思考的精神的人。抱怨自己職業者，決不是好人；要是他真正能打量

「人」的，斷不肯輕視自己的職業。凡是說自己職業乏味厭憎的，他就根本看錯自己的生活標準了。」

恩列珂聽着，却覺得有味起來。「舅父，弄錯生活標準，是什麼意思？」

舅父高興了起來。「你聽着吧，一般人都在那裏想着做錯誤的事；他們不是做自己認為非做不可，或願意做的事，而只是看朋友中，或周圍的人羣中，誰的生活舒適。覺得醫生能賺錢，就想做醫生；技師收入好，就想做技師；律師可以致富，於是又想做律師。他們對於職業並沒有真見解，儘在那裏，看人學樣。所以等做了醫生，律師，技師以後，不能夠達到當初的慾望，於是便抱怨了。這種人，不但破壞了自己的價值，還破壞了國家社會的實力，簡直就是蠢賊，蠹魚！所以我們對於職業，必須適合自己的天才，興趣，和事業的決心；

這樣才能對自己的職業有自信，有矜誇，而這種職業，終身也不會抱怨。」

舅父的臉色又轉得很嚴肅。「厭棄自己的職業，就是厭棄自己的生存，這些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同樣使社會國家，也造成了病態。要想給人類以新的力量和快樂，非先在自己的職業上，找尋到無上的力和快樂不可。因此，少年時代的精神，在選擇職業上，是十分重要了。」

「恩列珂，還有一點，你必須注意的。」舅父接着說。「一般人常以為人家可做的事，自己也一定做得到；見他人賺錢，自己也想賺錢，見人家成名，自己便也想成名；這種觀念，實在是錯誤的。「自己打量自己」，在選擇職業上，是非常切要的。我們必須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知道自己的義務，決心，才去選擇和自己相稱的事，

這樣才能成為健全的人物，還可以使社會也跟着健全。所以，恩列珂，你為選擇一生應走的方向，非用着全部智慧，和全部力量去周密地考慮，務使其沒有一點錯誤。一決定方向以後，無論他人幹什麼，說什麼，決不能有絲毫的懷疑。相信自己能勇敢地前進。如果不是這樣做，聰明的人也會變愚笨，天才也全無價值，猿猴也會從樹上跌下來的。好像登山一樣，決不是只有一條路，可以安安稳穩的走上去。遇到歧路的時候，必須審慎考察，應該取那一條路最正確，否則，你必然會走入絕境，或迷途深山，弄得進退不能了。登山覓道，還可以有出險的一天，但是人生的道路，走了就不能重回，而且要改擇別的道路，也非常困難。有的路途是貧苦，有的路途是富足，有的道路是平安，有的道路是險詐，我們如果不慎失足，那真是危險萬分哩。」

舅父牽了恩列珂的手說：「話太多了，就此終止吧。但是我，有

一件東西想給你，等你回到父母那裏去的時候，我就拿給你吧。那是我存了預備給兒子讀的，但是，我還沒有兒子時，妻就死去了，所以我就轉給你，這稿本一定可以供給你作為參考的。」恩列珂快活地應着，他腦筋裏又有一件新的希望了。

(一六)

有一天，舅父正在庭園中快活地看柑橘，忽然郵差送來幾封信。他坐在樹下的石頭上，把來信一一拆開來看了。立刻，原來臉上浮着的笑容，完全收斂了起來，一層愛煩神情，罩滿在他的臉上，皺紋比平時更加深，似乎衰老了若干年的模樣。舅父把讀過的信，一一放在衣袋中，站了起來，在庭園中徘徊着，既而又無力地回到原處，坐在石頭上，寂然不動。時間已快到正午，舅父不知在想什麼，儘是默默地沉思着，低着頭。恩列珂想起舅父的快樂，微笑地走！跟前。

「舅父，今天午後去散步好嗎？」

「唔，唔……」舅父顫動着聲音應着，用不快樂的眼光望着恩列珂。

「舅父，怎麼啦？」恩列珂再親切的問着。

「哦，哦……」舅父只是應着，好像心上有無限的傷感襲擊着，恩列珂不知舅父為什麼這樣的難過，於是又說：「舅父，快正午了，進了午餐去散步吧！」

「唔，怎麼好呢？我想不如明天去散步半天吧！」說着，站了起來，深深地嘆息着，又不住望着天空。「啊，秋天了，快得很，又是深秋了。」

天空是高高地，葉子在秋風中打轉，枯葉的氣味夾着檸檬的香味，陣陣衝到鼻孔中來。

舅父又深深嘆了一口氣。「恩列珂，秋天好啊，但年老的人，見了深秋，只會引起無限的感傷，我想起了許多事情，優美的，悲哀的，都襲上心頭來——呀，不錯，恩列珂，你的父親有信來了，你讀了以後，就寫一篇比平常還長的日記吧。我今天不想去散步了，讓我在這裏靜想半天吧！」

恩列珂雖覺得有些異樣，但是從舅父的手中接過信，心裏却是非常的高興，當舅父進去的時候，他也偷偷地溜進自己房裏，拆開來看。

「恩列珂：

聽說你從舅父照管你以後，身體已健康如前了。舅父也來信說起，街上的醫生，曾說你和初到時，判若兩人，此刻已可以用功了，父母親都很高興，人生第一要身體健康，你能爭得健康，

是一種偉大的修養。

舅父很愛你，舅父沒有妻子，也沒有小孩，他很喜歡你住在他那裏，但是，你既恢復了健康，就非和舅父告別不可。父母親也因為你的身體，分別多時，很為想念。尤其是母親，聽得再過三天，你就可以回來的話，真是快活，我從來不曾看見她這樣高興的。你當然也捨不得和舅父分別，但為了使你母親快活，你就非回來不可了。

你回家的事，我已得你舅父同意。你可向舅父表出真誠的感謝，還要好好告訴舅父，使他安心。你年紀也不能算小，應該學習用言語來表白自己心情的能力哩！要好好跟舅父告別，不要使他失望。舅父來信說不要派人接，那你就獨自回來吧。我們等你到家後，再去向舅父道謝。一

恩列珂讀完了信，心裏真不知是怎樣的悸動。一面覺得快樂，一面又覺得難受。快活的可以和父母見面，難受的却要和舅父告別了。足足在房裏呆了許多時候，幾乎連午餐也不下咽了。

午餐以後，恩列珂在庭園中徘徊着，和花木們告別。到午後三時，他就開始寫日記，這是他平時寫日記的時間。他執起筆，思潮真不知是怎樣湧，幾乎寫也寫不及。這是在那天所記的。

十一月十日——想到在桑·德連察的日記，是最後的一天，心裏有說不出的難堪。我以為至少可以和舅父過聖誕節哩，不料，突然父親寫信來叫我了。

今天的午前，也還不曾想着要回去的事，所想到的，只是怎樣跟舅父過聖誕節。從現在到聖誕節，還有四十多天光景，我打算着這些時間內，將做些什麼事。我還有許多事在桑·德連察要

做，也還有不少的話想請教舅父。記得我在小學校時，最喜歡讀童話，或歷史故事這類書的，但近來却已轉變了興趣，喜歡觀察植物，和世界上的事情。很想在這四十多天中，把觀察舅父庭園的植物，和桑·德連寨中的人物，做篇長文寄給託里那的教師去，可是現在這計劃，已無法進行，真是可惜極了。但我現在知道，準備需要經過許多日子的。而且，這些日子，一天也不能放鬆。是的，我從今天起，對於任何事物多去深加注意考察和思索吧！

倘若我把舅父庭園的植物和桑·德連寨的人物這兩篇文章做成了，將是怎樣有趣味的東西呢。然而現在終於不能等待牠完成，而需要跟舅父告別了。幸而我得了舅父的教導，已懂得觀察事物思考事物的方法，這是多麼值得感謝的事啊！我見舅父今日的

心境。有些異樣，很是不安。果然，因為父親來了叫我回去的來信。

寂寞的舅父，只把庭園中的花木愛護着，而他的愛我，簡直無詞可以形容得出的。當我因替梅尼青抱不平受傷時，他那樣的喜憤交集，甚至眼中迸出熱淚來。我真喜歡，真幸福，有這樣好的舅父，怕世界上，找不到像我一樣有着好舅父的第二個少年的吧？舅父給我的教訓，比任何先生給我的更偉大，而且是聞所未聞的。又從舅父那裏，得知人的可尊貴；今後，我必須做個有尊貴精神的人，使舅父高興。

當我在正午從舅父手上接過父親的信時，曾覺得舅父的手有些發顫。舅父的手是經過海風鍛鍊過的，我見了那頑健的手顫着時，覺得舅父的慈愛心，將完全在手上表達出來了。要是我知道

那是父親來叫我回去的信，我一定會把舅父的手臂摀住了，吻着他。那時我又看見舅父的眼睛，曾暗霧得使人悲哀，如果早曉得是這麼一回事，我一定要抱住了舅父的頸項，在那眼睛上吻着的。

我一想到真要和舅父作別時，不覺流下眼淚來；但是跟愛我的人分別的悲哀，可以喚起美的心情，我從悲哀中覺得一種美的勇敢。同時心裏想着，「舅父，我不得和你告別，但我將來必做一個正直的人，使舅父高興。舅父，請再活二十年，那時我三十五歲了。在這時候，舅父會知道今天的悲哀，是一種尊貴的悲哀呀！」

真的，我賴舅父的指導，知道人的尊貴精神。從今天起，我成個勇敢的人吧，成個正直的人吧，把心境弄得聰明些，把每天

的三件善事來實行吧！

今天午餐時，我因為怕流淚，所以不曾多吃東西，早從餐桌前離開而到庭園中。在庭園中繞了一周，把紀念很深的花木一一注視着，跟牠們說「再會」，牠們雖不說話，但似乎也能惜別，牠們並不哭泣，却似乎在對我說：「我們永遠在這裏，請你再來吧！」

我又到那莊後的農夫家裏去，我不曾告訴他們要回家去的話，只把他們的相貌注視了很久，防以後忘記了。我重復回到庭園中，摘了一朵番紅花，走到屋裏，供在那個藏着舅母遺骨的古罐旁邊，我不禁深深向着那古罐行禮了。

現在到晚餐時間，還有一二小時的工夫，要寫的事情很多，姑且當做臨別紀念，到小丘上去看一會海上落日的景色吧，還有

那些松樹，也和牠們去說一聲再會吧……」

到了離別的前一天，恩列珂和舅父到寨爾拉村中去散步，這是一個高原，可以俯視萊列契的街市，可以望見廣大意大利的全境大部分。

從柳樹和橄欖樹下，可以看見萊列契的大城，遠望得見桑·德連寨，桑泰·馬利亞，化可那拉的港灣，司潑契海灣，司潑契的街市，林木蔥鬱的巴爾可里亞；真是一幅幽美的圖畫。

舅父非常感動，向恩列珂說：「看呀，圍繞我們的自然和藝術，多麼豐富，那裏有橄欖林，葡萄園，有結着穀物的田野……都是我們生活上所不能缺少的東西。意大利要想獨立，就非這樣自製麵包不可。再瞧，那邊的堡壘，衝着波浪的鐵甲艦。艦上的大砲一放，可以伸整個的城市，古城，化成灰燼，那堡壘和鐵甲艦都是守衛祖國，防備

敵人侵襲的。國家爲了獨立和正義，免不掉跟敵人戰爭，你也該常時準備着，武裝了和不義或強暴去抵抗。爲了生存去奮鬥。但是，人的事業，只有麵包和武器，還是不夠的，你該追求着偉大的理想，你應該知道，最偉大的人，就是生存在信仰，希望，情愛中的人，就是生存於正義，勞動，和理想中的人。」

恩列珂默默地聽着舅父的說話，舅父的心裏，好像燃燒着從未有過的热情。正說話時，忽然大砲「蓬」的一響，從司潑契那邊傳來。

「那是什麼聲音？」恩列珂問。

「那是羅馬的午砲，是正確的正午的號砲。全意大利中有城寨的都會到處都有着午砲的報道。每天由羅馬通知各都會，使全國各地都知道有一致的時間，於是全國便在這正確的午刻中，發出號砲的響聲。羅馬是國家的心臟。恩列珂你應該愛你的國家，意大利是全世界中

最美的國土。意大利在文藝復興時期，曾把燦爛的文化，惠及整個歐洲的。以後的意大利却失去這可以教化全世界的東西了；但羅馬的午砲在全國齊吼，正像喚醒我們重新來教化全世界一樣。「起來，為了全人類，再創造新的意大利文化啊！」我們就這樣回答這永遠的都會中的叫喊吧！」舅父說着，脫了帽子向羅馬都城的方向行禮，恩列珂也隨着脫帽，恭敬地行着最敬禮。

(一七)

恩列珂和舅父告別時，就從舅父手裏接過那本原稿，他在歸途中，就翻開來閱讀，這裏面寫着的，使恩列珂真不知要怎樣感謝舅父才好，下面就是原稿中的話。

1. 序言——這是「你須自知」的歌。
2. 關於職業——

正直，思考，努力的勞働，任何職業，都是不足取的。任何事須勞力，任何事都有利益。

適合自己的職業，是好職業；相反的，就是壞職業。

能投自己愉快，而又能有益於人的職業，最高尚。

工作拙劣，不會有結果。

任何職業中，都有寶藏，必須執着鋤去發掘，才能獲得。

能夠做個好的鞋匠，比無能的律師，無智的教授，技術低劣的醫生，地位還高。好的見解，要集中一切於工作，才會發現。

有益於大多數人的職業，價值最高。

勿就不合興趣的職業。

誤錯如果一味任其過去，那錯誤便愈弄愈大，結果愈弄得手足無措。對自己的職業有興趣，人生最幸福。

3 · 農夫——

身體精神都有病的，快去做五六年農夫。

農夫在人們中最康健的，縱使有醫學博士萬人，也無法使國民都成健康者，但農夫却比醫學博士握着健康的祕訣。

赤脚踏着泥土，皮膚被陽光晒得黝黑，吸着從樹葉叢中吹來的風，這種人最美。

大都會是人類的墳墓，泥土是產生一切有用之物的母親。

綠的原野，最有益於眼目，生活在綠的原野的人，他們的眼光最好；有好的眼光，才能有望着永遠的心。

如果農夫咒詛人生的時候，國家便要亡了。

農夫的饑餓和貧弱，這是國家的罪；這罪和盜賊殺人相等。只有農夫能以兩隻手來生活，世界上還有比他們更強的嗎？

農夫是人類社會最初的勞働者。

朝日最初的光線，射在農夫的頭上，落日最後的微笑，也映在農夫的臉上。

露的真珠，在農夫的腳下顫動，天空為農夫所設置的大浴缸，森林的風濤，小鳥的叫喚，小虫的鳴聲，都是為農夫特設的音樂。

世界的創造者，把秘密告訴農夫，何時應該來下種，何時應該施肥，今年收穫怎樣，該是何時收穫？

農夫和宇宙間最偉大的東西為友：太陽，天空中波動着的微風，傾盆的大雨，孕育一切的大地。世界上另外找得着有這麼光榮的人嗎？但是一般人，忘記了這種光榮，竟會在遇見伯爵或侯爵時，不敢抬頭說話了。

農夫最自由的，他們不怕辦事過時刻，他們要休息一两天，也無

向上司們請假。他們的主人是太陽和大地，但主人從未苛責過他們。農夫疲勞了，或不高興了時，就可不待主人的許可，竟自卧倒在小草上，或回家去休息。想吸煙了，不論在那裏都可以自由吸着，那裏沒有掛着「禁止吸煙」的招牌，也不必有關於禮貌的顧忌。

農夫雖然整天勞働着，但在勞働中有間隔的休息。這休息期中的快樂，不是農夫以外的人，所能用金錢買得的。

勞働所以神聖，因為有着自由和獨立的精神。有這種精神的勞働者，只是農民。

不需要十天，不從鄉下送食物給都市中，地球上就有着千億的人，會有一天內死亡。人口調節的最後手段，就是這事。

都市中把農夫所獲得東西消費，恰和把辛苦所得的農作物投在火爐中相彷彿。

人類的希望由農民產生；人類最初的希望，是因着播種的農民，發見禾穗的農民，發見葡萄花的農民纔產生的。這最初的希望慢慢發展起來，於是才有人類一切的希望。

農夫在收穫時期的喜悅，這喜悅除農夫外，誰也領會不到。

4. 船夫——

我的孩子啊，

我把好事教給你；

上船去，揚起帆，

行到無國境的大洋。

去！這才是勇敢男兒的事業。

上帝把大海給與勇敢的男兒，告訴他這是你的家。

去！聽各國的說話，

去！從世界各國携了紀念品來，把村中裝飾成一宮殿。

要成船夫，先要有勇敢的意志，強健的身體。

要有和怒潮抗戰的勇氣！

要有強大的腕力，

要能耐飢渴，

要能永久的沉默，和危險奮鬥。

要有抵抗潮風的皮膚。

要有耐得住任何食物的壞滋味。

去過無限水平線的生活吧。

愈有飽嘗無限孤獨和寂寞的船員，愈有深摯的情愛。

海上生活能令人性格增強，品性加美，能使人養成勇敢和寬大。

海上生活才是真的現實主義，因為他們所過的，是不能預料何時

有危險的生活，所以每個今天，都是愉快的。

人在一生中，如果能更番做農夫和船夫，那才能享受水陸二層最理想的快樂。

但是，海上生活者，也有不能避免的危險和苦惱；不知何時要遭受危險，身體過度的疲勞，長久不能見親愛的家屬，親戚，朋友，故國；不過，如果沒有能戰勝這種危險和苦惱，意大利是不能得救的。

5. 商人——

無論是誰，都含着商人的意味；農夫出賣他們的收穫物，學者把知識換金錢，藝術家把他們的作品換麵包。

所謂商人，就是把各種各樣的生產品分配給人家，而在他的勞力過程中取得利益的人們。

一個正直商人，須具備着種種的德性。

見機是商人最重要的手段。

不可疏忽，大意，不可貪不正的利益。

商人又須堅忍，任何逆境中，都需要有忍耐，奮鬥，決心不可。發見新的財源，當然是商人感到最愉快的，但如一味只為了金錢，就容易踏入投機的陷阱中去。

能夠在經商時投下大資本，當時是很好的；但是，過去所有的豪商，大多數是從小資本逐漸發展的。如果沒有正確的頭腦，和機敏的手腕，大資本也要消蝕完的。

全世界最能經營商業的，是英國人，因為他們會把精神生活也應用到商業中去。

有許多人常輕視商業，但商業的本身並不卑賤，無論什麼職業，

如果從事者的心情卑賤，那事業也就看上去似乎卑賤了。

我的孩子，你如果願意做個商人，我也很喜歡，但是你每天也至少要抽出一兩小時來，追求詩歌藝術的理想。日夜孜孜在金錢上轉念，結果成了拜金狂，沒有了情愛，這才是可恥了。

商人還有一件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信用。商人沒有了信用，事業不會發展，不賣劣貨，是獲得信用的好方法。

我在某次經營商業時，那位替我籌到資本的某富翁，他並沒有問我自己有多少資本，或是獲利的比率，却只問我說：「你有信用嗎？」這樣，你覺得信用是怎樣重要的東西啊！

6. 工業家——

國家富強的根源，就在工業的發展。

全世界中的富豪國美利堅，是工業發達的國家。

這一件事，你當記着。我也是從科學家孟特克查教授那裏聽得的。教授担任着意大利的特派員，在一八八五年的冬天，出席柏林的學術會議，據說，有一個德皇太子所延邀的夜會中，太子問他：

「你對於柏林有什麼感想呢？」

「三十年前我曾到柏林，可是和現時比較起來，真是進步得了不得。」教授回答他。

「看得出有進步嗎？」皇太子微笑着問他。

「不但武力，連工業也可以超過法國了。」

皇太子正色說：「這勝利，是我用了全力所期望着的結果。」

一點不錯，只有工業進步的國家，才能勝過他國，制服他國。英國所以能夠稱雄海上，也是工業發達的成效。

當筆克肖主張把意大利的商品輸出給印度時，我問他：「我國有

什麼商品可以輸到印度呢？」

他聽了我的問話，似乎也有些難於回答了。「是，今後真非努力發展工業不可的，在目下，只能把火柴，蠟，油類輸到印度去。」
這不是騙小孩子的玩意嗎？把這些東西輸到印度去，有什麼利益可得呢？

你如果能備了最進步的機械，經營一個大工場，那我是會從心底讚美你的。

不過，工業的生產品，非和國貨競爭不可。要戰勝外國貨，必須從廠主以至職工，大家一心一德，同心協力，努力勞動才行。

7. 藝術家——

孩子，你如果能成為藝術家，那也是非常幸福的。
有的執畫筆，有的弄樂器，有的手執石膏和大理石，有的寫小

說，或詩；他們都是用自己的心靈找出自然的祕蜜。

在世界上喚起新的感動，造出美的東西，使人心驚喜讚美的，這就是藝術家。

藝術家給予民衆們的利益，和學者，或將軍的功績，完全兩樣的。藝術家的功績，往往使未來時代的人心裏迸出最高的感激和讚歎。

藝術家給予世界上人們的美，比義士給世界的正義還值得誇耀，世界上對於美的讚賞的呼聲，超過了對於正義的歡笑，人類才愈能向上。

如果你想成一大藝術家，你須具有絕大的決心。

藝術家決不可流於平凡，只有愛好，或只有藝術的天才，却不定就能成爲藝術家。藝術家必須有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藝術家雖在

悲哀痛哭的時候，也必須能排除一切艱難，向着美的愛好的路上前進；要不然，你至多成爲一個無聊文人，或江湖畫師而已。這樣的人不是藝術家，只可說是一位乞食的賣藝人。

藝術作品並不是實用品，但是世界上所必不可少的奢侈品；這所謂奢侈，乃是陶醉於自然人生的美的高尚的奢侈。

下面有一段故事。

有一個被大家所期望着的天才畫家，他到羅馬去學畫，恰巧有一作品在羅馬的展覽會中當選了。本來他的父母，他自己，和他周圍一切的人，對於他的前途，抱着極大希望的。可是，爲了這作品的當選，反使他達到了不幸。

他想成爲一個大藝術家，使他全家都可以從貧困中解救出來。不料，經過這次以後，他所有的作品，全比處女作差得多，而展覽會

中也再不選取他的作品，反而受着他人的嘲笑。

這樣他沒法只得回到故鄉去。那時，他的青春已經消失，憂鬱地過着不得志的生活。社會大眾早已沒有顧及他的畫了。大家都把他當作一個平凡的畫師，認為他的作品毫無價值。就是他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力，暗中不時嗟歎着自己的命運。

他在這樣遭遇中覺得實非苦心來努力一下不可的。於是改變作風，更換色調，作新的嘗試，然而，他的一切，全都失敗，作品反而更被人輕視。

後來，他悲憤交集，神經上大受刺激，可是總沒有改變職業的勇氣。

這樣，他在痛苦中掙扎了許久，年紀也漸漸老大了，直至患着腦病身死。

我的孩子呀，你如果要想投身於藝術時，你必須自覺自身的價值。不可信任他人的口頭讚美，你當把作品多請先輩批評指導，你切勿稍有進步，就目空一切。

你切勿做成一個畫廣告畫裝飾商標的冒充藝術家，須知生活中，必需存有美的詩意，只會換麵包的作品，不是真正的藝術作品。

上面我只說了藝術家的黑暗面，但藝術家的光明面却是我們應當欣羨的。在人們認為平凡的事物，但藝術家眼光中，却顯現着不可思議的光輝。常人已經絕望的東西，藝術家的心目中，却能發現無限的希望。

偉大的藝術家，能從學者，富豪所不及見到的地方，發見高尚的愉快，使悲哀者得着安慰，使絕望者奮起，他把自己心靈的感覺表現在詩，繪畫，和音樂中。

大藝術家的功用，好像能使枯樹開花，沙漠生水，使死者復活。國家無論怎樣富強，如果國中沒有偉大的藝術家，不久國民性就會墮落，終而至於亡國。國家因沒有藝術而滅亡的，不能給後世的國以任何的光明。藝術家的光是永遠不滅的，產生這種光芒的，就全仗偉大的真正的藝術家。

8. 技師——

技師也是一種有趣味的職業，但成就一個相當的技師，須有特別的天才，不是具備普通常識就可以勝任了。

技師只是才能敏捷是不夠的，非生成有設計和數學的優秀天才不可。能否成就技師，在幼年時代就有表現。在雜記本會設計，歡喜模仿建造大炮，機關車，機械等的玩具，而數學的成績，也常列在優等的。

技師對於大眾，是有不少貢獻的，築路，造橋，鑿隧道，建工場，對於大眾的生活，得到許多的便利。

技師能使地面變形，平山，分劃大陸，除滅島嶼，排除湖水，穿山鑿石。

技師在工作時，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做別人所不知道的不正行為，所以要做一個好技師，必須有嚴正的道德精神不可；否則，他的工作，會給予民衆受到不幸，而自己也要受到世人的道德譴責了。

學者的學說，有時會不流行，政治家的言論，有時會消滅；由技師設計建造而成的建築物或工程，常永遠遺留着，這又是多麼愉快的事呀！

技師在屋內生活和戶外生活相均衡的一點上，也比較別種職業生活為優的，技師的生活，才是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調和，精神健康

和身體健康調和的生活。他們在室內用點或線設計着工作，在成就圖樣以後，就到戶外陽光下工作，或作旅行生活，真是有幸福的生
活啊。

不過，當心着須有自知之明呀！

9. 法律家——

法律家的任務，在擁護天下的正義，懲斥不法，把社會國家建立在健全的道德基礎上面。

但是，我的孩子啊！

你得注意着，有些人以為學習法律，不必要特殊的才能和精神的，有普通的常識儘足夠了。於是，不善數學的，不會繪畫的，怕觸屍體，沒有勇氣熱情的傢伙，都走到法律圈中去了。這樣，法科大學，成了垃圾桶，孩子，從事研究法律的，必須有自覺的尊嚴，以

國民的先導自任。

律師多的國家，決不是好國家。

法學博士的文憑，可以誘你起卑賤的野心，也可授你辯護正義的最上的權利。

法律家可以做任何的惡計劃，也可攀登任何的高官地位。

所以，你如果以愛護正義的精神，去做一個法學家，眼見世界就可以趨向光明了吧。既從法律學中知道了許多方向，那麼，你應取的方向也可以明白無誤了嗎？

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主張正義的法律家的生命。

法律家是宣告正義的神的使者，惟有這神聖的正義，才配給國民施神聖正義的洗禮。

你如果自信有凜然不可犯的大無畏精神，那你就去學法律，你

如果自信能替國家社會作正義的戰鬥的，那你就選擇法律學作為職業。

在法律學中，也有幾條可走的道路：

如果你喜歡平穩的生活，那麼清閑的官員是最適當的。

如果你不怕疾風暴雨的侵襲，又富於辯才，那麼，法律家是適宜的職業。

如果你對於正義的勝利，感到興奮時，那麼裁判官這條路是可以走上的。

如果你留心於國家命運的前途，有為國犧牲的勇氣，政治家便是你的正路。

但是，拋除你的私心，犧牲個人的利益，為了正義，為了全人類的幸福，這是法律家的格言。

10 · 醫生——

你如果想做醫生，那你首先要有愛人的心靈，不怕接觸屍體，苦悶的呻吟，和可怕的創痕，更重要的，要犧牲自己的快樂，而發揚為人服務的精神。

你首先去訪問一下，一個無名醫生的生活，打聽清楚做醫生前的修養再由自己深切的反省一下，是否適合你的性情和希望。

醫生想過安適的生活，不是偶然的事。

病人不是每個人都會向你謝恩，也不會常常把醫生的賜予記在心裏的，你專想得人家的酬謝，還是不做醫生來得好。

替人治好病，果然使精神得着慰安，但遇到有不能治愈的病人，你却也不必灰心，只要多給病人以安慰，決不是沒有報償的。

醫生是解除人類苦痛的救星，他的精神是何等的尊貴。

遇到病人的苦痛呻吟，醫生能不計酬報，不望報恩，這樣才是好醫生。

從富翁那裏得了高價的報酬，再賜給在貧困的人身上，那才是善良醫生的行為。

X

X

X

我就在這裏停筆吧。

我的孩子啊，你讀了這原稿後，須要多加反省，再選擇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我希望你能對於自己職業能夠矜誇的有用人物，所以才給你寫下這篇東西。

父白契。

前面的文字，原給我自己的孩子寫的，可是我連一個孩子也不曾生養，所以把這稿子給了外甥恩列珂。還有，我不曾在這篇文中談

到關於軍人的問題，我並不忘記，也不是看輕軍人，你把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中關於軍人的理想回憶一下，就明白。我所以不寫軍人的理由了。

白契再記。

優八一惠讀 待折概顧者 **說小種各** 備目另繁書 索錄有多名

言情小說

春夢留痕
情場獵豔記
九尾狐
雙鳳伴鳳
上海新黑幕
海外續紛錄

洋裝二冊三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八〇〇
洋裝一冊一八〇〇
洋裝一冊一六〇〇
洋裝二冊四〇〇〇

偵探小說

〔世界偵探名著〕

符籙環正集
符籙環續集
毒藥瓶案
箱屍奇案
紅寶石案
秘密婚約
神祕的遺囑
聶卡脫探案〔正集〕
聶卡脫探案〔續集〕
魔術殺人
雙生案・銀行之賊
小姐失蹤

洋裝二冊三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八〇〇
洋裝二冊二八〇〇
洋裝二冊三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緝手秘密

〔福爾摩斯探案〕

福爾摩斯新探案
血書
佛國寶
福爾摩斯的死
再生後的福爾摩斯
假乞丐

洋裝一冊一〇〇〇
洋裝二冊二八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一六〇〇

〔亞森羅蘋探案〕

偽公母
俠盜案
大獄記
兩雄決鬥
恐怖的美人〔上集〕
恐怖的美人〔下集〕
復活的羅蘋
神祕的鐘聲
水晶瓶塞
查禮新探案
桃色慘案
怪手印

洋裝二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一八〇〇
洋裝一冊一八〇〇
洋裝一冊一八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二冊二四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洋裝一冊二〇〇〇

〔陳查禮探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版

少年經濟愛的教育

全書一冊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孟德格查

編譯者 林俊千

校閱者 陳冠英

發行人 陳兆椿

印行者 春明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春明書店

四馬路中
寶錦里口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1187
1210-4

